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J36nB351

道德經順硃

清 德玉順硃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敘　贊
  - 體道一章
  - 養身二章
  - 安民三章
  - 無源四章
  - 虛用五章
  - 成象六章
  - 韜光七章
  - 易性八章
  - 運夷九章
  - 能為十章
  - 無用十一章
  - 檢欲十二章
  - 厭恥十三章
  - 贊玄十四章
  - 顯德十五章
  - 歸根十六章
  - 淳風十七章
  - 俗薄十八章
  - 還淳十九章
  - 異俗二十章
  - 虛心二十一章
  - 益謙二十二章
  - 虛無二十三章
  - 苦恩二十四章
  - 象元二十五章
  - 重德二十六章
  - 巧用二十七章

- 反朴二十八章
- 無為二十九章
- 儉武三十章
- 偃武三十一章
- 聖德三十二章
- 辯德三十三章
- 任成三十四章
- 仁德三十五章
- 微明三十六章
- 為政三十七章
- 論德三十八章
- 法本第三十九章
- 去用第四十章
- 同異第四十一章
- 道化第四十二章
- 遍用第四十三章
- 立戒第四十四章
- 洪德第四十五章
- 儉欲第四十六章
- 鑒遠第四十七章
- 忘知第四十八章
- 任德第四十九章
- 貴生第五十章
- 養德第五十一章
- 歸原第五十二章
- 益證第五十三章
- 修觀第五十四章
- 玄符第五十五章
- 玄德第五十六章
- 淳風第五十七章
- 順化第五十八章
- 守道第五十九章
- 居位第六十章
- 謙德第六十一章

    - 為道第六十二章
    - 恩始第六十三章
    - 守微第六十四章
    - 淳德第六十五章
    - 後巳第六十六章
    - 三寶第六十七章
    - 配天第六十八章
    - 玄用第六十九章
    - 知難第七十章
    - 知病七十一章
    - 愛巳第七十二章
    - 任為七十三章
    - 制惑第七十四章
    - 貪損第七十五章
    - 戒強第七十六章
    - 天道第七十七章
    - 任疆第七十八章
    - 任契第七十九章
    - 獨立第八十章
    - 顯質第八十一章
- 卷目次
    - 1
    - 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 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道德經順硃敘

余閱玄聖言，質而不文、樸而非器，與素王言、西方聖人言合，故取而釋之。蓋由學者請箋《禪林寶訓》，順硃訖，復請曰：「《道德經》講解者累數百家，咸各出己意，讀者更是難曉，乞師順文淺顯開諭。」季而許之，遂就正文順硃填墨，略增意義，雖薄而無味，不過使讀之者不離言、不即言，易于領會焉耳。若果於此五千言中領會得，則不唯看《易》言、《學》言、《庸》言易，即看《圓覺》言、《楞嚴》言、《華嚴》言亦不難矣。

華岩德玉敘。

讚曰：王者師，民之寶。指李非姓，白髮非老。尼父稱猶龍，嬰兒恒自抱。憲宗尊謚上皇，七聖列封祖考。灼然紫氣徹關頭，眾妙之門人難造。(又)元始天尊，辭侯成子。變名變姓，百矣千矣。生李兮何嘗生，死槐兮何嘗死。身騎青牛兮，示荷負而不恃；手持真經兮，發玄文于袖裏。直斯陳跡五千言，詎止流傳一尹喜。

道德經順硃卷上

蜀渝華岩季而關聖可德玉順硃

體道一章

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無名，天地之始；有名，萬物之母。故常無，欲以觀其妙；常有，欲以觀其竅。此兩者，同出而異名，同謂之玄。玄之又玄，眾妙之門。

(道，理也，即日用所當行之常理也，可道之道，言也。常，乃不遷不變的意思。名，常名也。始，初也。母，生生不息的意思。妙，奧妙也，深微的意思。竅，關竅也，通徹的意思。此一章示體道之本，宜恆常不變，不可偏觀的意思。日用當行之常道，在眼見，在耳聞，在手捉，在足奔，本不遷變，豈不可言哉？蓋言默不足以載之也。若是可言，則就是言句了，豈是不迂

不變的常道。道本無名，強名曰道，此亙古亙今常名也，豈不可名哉？若執此名為實而可名之，豈是不遷不變的常名？能名無名，詎非天地之初乎？杳杳無形，存之可也。暨其有名，詎非萬物之母乎？生生有象，守之可也。由此觀之，宜恆于未始有物之先，以觀察那杳杳無形，何其深微。恆于物色既彰之後，以觀察那生生有象，何其通徹。此有欲無欲，一事兩端，同條共貫，二名一體，統妙統微，俱謂之玄。何也？有欲者，形之彰也。無欲者，神之隱也。神隱深微，可謂玄矣。形猶通徹，玄更玄焉，孰有加于此哉？萬物之妙，咸從斯以出入也。執偏不圓，不善體道者，不可與之言也。)

養身二章

天下皆知美之為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為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，行不言之教。萬物作焉而不辭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。夫惟弗居，是以不去。

(皆，咸也。知，曉也。美，好也。斯，即也。斯惡已，言即惡了也。下，斯不善，意同。傾，奪也。辭，言辭也。恃，賴也。惟，專辭。居，處也。不居，言不處功勛的意思。去，退也。此一章示養身之道，當處無為而不居功的意思。凡天下之人，咸曉得美好之為美好，殊不知即就醜惡了也。咸曉得善之為善，殊不知即就不善了也。至于有生于無，無生于有；難成于易，易成于難；長形于短，短形于長；高傾于下，下傾于上；音和乎聲，聲和乎音；前隨于後，後隨于前。盡天下人伎倆，咸是如此。豈識聖人養身之道哉？是以聖人之養身也，處乎無為，而曷常以有為為事；行乎不言，而曷常以有言為教。此仁術也。能識此，則萬物既作，吾亦與之俱作，而不假言辭。雖生不生，生而未嘗有；雖為無為，為而無所賴；雖功無功，功成而不處。夫惟功勛不居處，則自無美名。名既不有，身何必退。如此功不處，即是功成。名既無，則名遂。身不退，即退也。養身之法，有邁于斯者，吾不得而知也。)

安民三章

不尚賢，使民不爭；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見可欲，使心不亂。是以聖人之治，虛其心，實其腹，弱其志，彊其骨。常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為無為，則無不治。

(尚，崇也。賢，是有才德的人。貴，重也。奇珍，為難得之貨。爭，競也。盜，竊也。可欲，即功名財利稱意之事。虛心俾其無思，實腹莫令有漏，弱志戒毋多事，彊骨謹守無知。使知者不敢為，是責在民上的意思。為無為，是與為民上者立個主宰的意思。無不治，是功不浪施的意思。此一章示安民之要，貴乎無知無欲的意思。君主不崇尚賢良，則小民自不爭競趨求名位。君主不貴重珍寶，則小民自不竊盜貪榮。財利稱意之事，不令小民見之，則小民之心自不昏亂。是這個意思。所以聖人之治天下也，一味教人虛心而絕思想，實腹而勿滲漏。志若多事，戒而弱之。骨既無知，謹而守之。恒使下民抱樸而無知，少私而無欲。縱使他有纖知猶存、有纖欲未盡，亦不敢勉強以為之也。為民上者，能使民如此，則是道常無為，而無所不為也。天下焉有不治者哉。所以安民之法，不貴事事，而貴無事矣。)

無源四章

道沖而用之或不盈，淵乎似萬物之宗。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湛兮似若存。吾不知誰之子，象帝之先。

(沖，虛也。或、似，難以形容的意思。淵，深也。宗，主也。挫，折也。銳，鋒鋩也。解，釋也。紛，繁亂也。和光，韜其明也。同塵，混于俗也。湛，寂也。存，在也。象，亦似也。帝，上帝也，即造化的意思。先言更在前也。此一章示無源道體，深廣莫測的意思。形而上者謂之道，形而下者謂之器。沖虛則形而上者也。形上虛無，無物不受，盡古今遐邇事物在其間，不似一粟之在太倉乎？故曰或不盈。上善若水，利萬物而不爭，故淵兮似可以為萬物之宗主也。道以鈍為利，故鋒鋩不可露。道以安為榮，故繁亂宜當解。韜光以挫銳，混俗以解紛，湛兮寂兮，若亡

若存焉耳。既然如是，吾不知伊誰之子耶。吾恐此道也，雖上帝猶未易以當之。意者其似乎在上帝之先，欻無源道體，誠哉叵測。)

虛用五章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天地之間，其猶橐籥乎？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。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。

(仁者，心之德、愛之理也。芻，草也。橐籥，冶鑄所用致風之器也。橐者，外之櫝，所以受籥也。籥者，內之管，所以鼓橐也。屈，鬱也，抑而不伸的意思。數，音朔，屢也。此一章示虛用無作，在乎守中的意思。天地好生，豈不仁于萬物哉！特無愛惡于萬物，有似于不仁耳。不仁乃大仁也。譬如結芻為狗，設之于祭祀之間，飾以彩，虔而奉，豈愛之耶？特時之當用，適然而用耳。祀訖而棄之，行者踐，樵者焚，豈惡之耶？特時之當棄，適然而棄耳。安有愛惡之心于其間哉！聖人之于民，亦如是也。特無以愛惡相擾，而民性自全。生死得喪，吾何與焉。雖未嘗仁，而仁亦大矣。天地之于萬物，又不亦猶夫橐籥虛中，無心應用者乎。及其方用也，心空腹實，虛而不屈。志弱骨疆，動而愈出。信乎應用不在多言也，多言則為也。為者敗之，數言數窮，多為多敗，故不如守中之無為也。無為則虛也，善虛用者，其可外于斯理乎。)

成象六章

谷神不死，是謂玄牝。玄牝之門，是謂天地根。綿綿若存，用之不勤。

(谷，虛也。牝，即前章所謂母也。綿綿，不斷絕也。此一章示成象之妙，妙用不已之意思。谷至虛而猶有形，神則虛而無形也。既虛而無形，則無生者誰當其死？豈不謂之幽深叵測，至玄至妙，生生不息之牝母也耶？要知此幽玄牝母，眾妙之門戶，即是生天生地生人之根本也。自古自今，綿綿不絕，若存若亡，而

不可以眼見。不用則已，若一用之，虛而不屈，動而愈出，總不見有勤勞之象焉。成象之妙，有如此者。)

韜光七章

天長地久。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，以其不自生，故能長生。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非以其無私邪？故能成其私。

(四以字細看，首以為也，次以因也，是以事因也，未以用也。先，尊也。存，猶壽也。上私字單貼人，下私字兼天地說。此一章示韜光宜法天地的意思。天地人一也，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人無私存。天既長覆，地既久載，人胡為而不久存也？天之所以能長、地之所以能久者，因其不自認其生，故所以能長生。能久生也是這個事。因聖人法之，後其身而不干祿，高尚其志，身似不尊也，而人反尊之。外其身而不加愛，芻粟自飽，身似不壽也，而反不死。此豈不是用人無私存之道也耶？故所以能成其三無私焉耳。人心同天地，何用晦跡為？)

易性八章

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，故幾於道。居善地，心善淵，與善仁，言善信，正善治，事善能，動善時。夫惟不爭，故無尤。

(上，最也，大也。善，道也，性也。上善，猶言最上大道也。利，澤也。處，居也。惡，不愛也。幾，近也。居善已下數善字，取善曰善。尤，過也。此一章示成性貴圓融的意思。最上大道，無可比喻，略而喻之，有似于水。水善者何？澤利萬物而不矜功，不處高潔，乃處眾人所惡卑污之處，故差近于道焉。水不擇大小廣狹，可容即受，居善地也。澄徹清深，無物不鑒，心善淵也。利澤動植，不求其報，與善仁也。流注潺湲，適時不易，言善性也。洗滌于準，用之不勤，政善治也。遇物賦形，能乘舟楫，事善能也。冬凝春泮，不失其節，動善時也。此誠處惡利物不爭之能事矣，而誰與之爭耶？既無與爭，何過咎之有？此水之所以為上善也。)

運夷九章

持而盈之，不如其已。揣而銳之，不可長保。金玉滿堂，莫之能守。富貴而驕，自遺其咎。功成名遂身退，天之道。

(持，扶也。盈，溢也。已，止也。揣，探摸的意思。銳，尖利也。咎，禍殃也。此一章示人運用平夷，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的意思。人畏其溢而扶持之，不如止而不使溢之為妙也。人畏其銳而探摸之，其鋒芒脆利，豈能永久保其不折乎？夫金玉既已盈矣，而更貪，未有不溢者。富貴既已銳矣，而更驕，未有不禍者。然則何法運用以免此患哉？法天之道而已矣。何謂天道。月滿則虧，日中則昃。聖人不過是成功不居，美名不處，退身守正焉耳。高尚其志，咎如之何。)

能為十章

載營魄抱一，能無離乎。專氣致柔，能嬰兒乎。滌除玄覽，能無疵乎。愛民治國，能無為乎。天門開闔，能無雌乎。明白四達，能無知乎。生之畜之，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(載，乘也，指身而言，如車馬之載物也。營，營營也，不定貌。魄，魂魄，心之精爽也。焦筆乘謂：「清虛則魄即魂，住著則魂即魄，如水凝為水，水泮為水，其實一耳。」季而謂：即人之情也，反之為性。又即人之意也，收之為心。營營不斂，是謂坐馳。載營魄，復性之謂也。玄覽，玄妙之見也。疵，病也。天門，即玄牝之門也。畜，養也。宰，主也。此一章示復性愛民之大功，能要為而不恃的意思。凡人之魄，時時營為，日趨于有，若能載之，則乘乘然有歸也。化有為無，滌情歸性，人分二而我抱一，其孰使離乎。心有是非，氣無分別，專一其氣，致盡乎柔，非嬰兒純一不雜，其孰能之？眾人之病，粗而易除。學者之病，微而難遣。玄覽藥病，執之更重，能無疵乎？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，是故當滌除之也。身既治矣，國如之何。抱一則身全，愛民則國富，能拱默在上，無為而治乎。專氣則存牝門，致深離出入，能虛心弱志而無難乎？見病蠲除而朗潔，縱橫無閡而四

通，能實腹強骨而無知乎？若果能無為、能無難，佳無知何防。生之而為象帝先，畜之而為眾父父。雖生不生，生而不取以為有。雖為無為，為而不恃以為功。雖長不長，長而不自以為主。夫是之謂深玄之德。欲能為復性者，可忽于斯乎！)

無用十一章

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，有車之用。埏埴以為器，當其無，有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為室，當其無，有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

(輻乃輪上所輳眾木，轂即輪轑利轉之總木，謂輻輳眾木而成一車也。無，車中虛處也。下無，同。埏，和也。埴，黏土也。謂用水和合黏土以為陶器也。半門曰戶。牖，窗也。此一章示虛無以明利用的意思。三十散木輻輳，同于輪轂而成一車也。其車之用，必在沖虛不盈無物之處焉。水和黏土而成坯，火煆土坯而為器也。其器之用，亦在橐籥守中虛無之處焉。開戶出入，豁牖通明而為室也。其室之用，亦在明白四達虛無之處焉。有輻共轂，可以利任重致遠，而不可以用容人物。當其車之無，可以用容人物，而不可以利任重致遠。有埏埴，可以利盛受，而不可以用貯藏。當其器之無，可以用貯藏，而不可以利盛受。有戶牖，可以利出入通明，而不可以用舉措寢處。當其室之無，可以用舉措寢處，而不可以利出入通明。故曰：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人能實腹強骨以保身，有之以為利也。虛心弱志以養氣，無之以為用也。《易》曰：「精義入神，以致用也。利用安身，以崇德也。」其斯之謂歟。)

檢欲十二章

五色令人目盲，五音令人耳聾，五味令人口爽，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，難得之貨令人行妨。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，故去彼取此。

(爽，失也，差也。馳，馳馬疾驅也。騁，直馳也。畋獵，逐禽獸以除害也。此言貪求無厭的意思。春曰田，冬曰獵。妨，害也，咎也。此一章示檢欲之道，言勿貪外以害內的意思。青黃赤

白黑，五色也。目欲之不已而不知檢，未有不為色所盲者。宮商角徵羽，五音也。耳欲之不已而不知檢，未有不為音所聾者。酸辛甘鹹苦，五味也。口欲之不已而不知檢，未有不為味所失者。馳求騁逐，冬獵春田，心心增無厭之貪而不知檢，未有不發妄號之狂者。奇珍異寶，塞梁充棟，持而盈之而不知已，未有不遺其咎害者。以是之故，聖人但為腹而養己，不為目而循物。故悉去彼在外之諸妄，而獨取此在內之一真也。此檢欲保身之實學也。季而謂：老子文法多錯綜捷略，不如其已，不可長保。文錯意錯，錯綜也。為腹不為目，舉目不言耳口心行，文簡義精，捷略也。)

厭恥十三章

寵辱若驚，貴大患若身。何謂寵辱？寵為下，得之若驚，失之若驚，是謂寵辱若驚。何謂貴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為吾有身，及吾無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貴以身為天下者，則可寄於天下；愛以身為天下者，乃可以託於天下。

(寵是功名爵祿，辱乃削位損財。驚，駭也。貴，重也。寄，傳也。愛，惜也。託，附也。此一章示厭寵斯無辱，外身即無患的意思。凡天下人只知寵之為寵，殊不知即就辱了也。言辱生于寵，故皆若驚焉。人只知身之為身可重，殊不知即是重大患了也。言患生身，故均是患焉。且道何以為寵辱若驚耶？有寵即有辱，辱下則寵亦斯下矣。得富而驚，恐莫能守。得貴而驚，恐遺其咎。失富而驚，恐盜重來。失貴而驚，恐禍迭至。不知寵斯辱矣，夫是之謂寵辱若驚。且道何以為貴大患若身耶？我之所以有大患者，因不知後其身而貪功名，不知外其身而營利祿。功名利祿，患也，有患皆生于有身也。及我能後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，有身即是無身也，何患之有？夫是之謂貴大患若身。所以不輕用其身為天下者，天下反可傳。惜以身為天下者，天下反可附。則不知有其身，而身反可保也。貴天下猶一身，是寵何辱？愛兆民如一體，是身何患？寵身無可用，而反為天下大用矣，奚用厭焉？)

贊玄十四章

視之不見，名曰夷；聽之不聞，名曰希；搏之不得，名曰微。此三者，不可致詰，故混而為一。其上不皦，其下不昧。繩繩兮不可名，復歸於無物。是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惚恍。迎之不見其首，隨之不見其後。執古之道，以御今之有。能知古始，是謂道紀。

(三之字，作的字看。夷，平也，大象無形的意思。希，少也，大音希聲的意思。微，細也，難捉摸的意思。皦，明也。惚恍，不有不無的意思。執，持也。御，運也。紀，紀極也。此一章示讚道之紀極的意思。視之不見，那有不當于眼者。視的不見，不可以黑白名也，但曰夷而已。聽之不聞，那有不當于耳者。聽的不聞，不可以音聲名也，但曰希而已。搏之不得，那有不當于手者。搏的不得，不可以形段名也，但曰微而已。凡人間事，世智辯聰，或可以詰問而得之。唯此夷希微三者，殆不可詰。非隳肢體，黜聰明，離形去知，同于大通者，不可得混合消融而為一也。況視的聽的搏的，擬將何物以形容之哉。其在上也，非三光可比其明，故不皦。其在下也，非雲翳可掩其質，故不昧。但密密綿綿，了無縫罅，從何名之？仍復歸于無何有焉耳。夫是之謂無狀之狀，狀何有。無物之象，象何有。夫是之謂恍兮不有，恍兮不無。迎之於始，莫可詰其端倪；隨之于末，不可窮其終極。莫可窮詰，則無終始。既無終始，何有古今。惟持守古天地之始，以運用今萬物之母。則今母即古始也。能知此者，是謂通天徹地，道之紀極也。其深玄妙道，詎易以言贊及之耶。)

顯德十五章

古之善為士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夫唯不可識，故強為之容：豫兮若冬涉川，猶兮若畏四鄰，儼若客，渙若冰將釋，敦兮其若樸，曠兮其若谷，渾兮其若濁。孰能濁以靜之徐清？孰能安以久之徐生？保此道者不欲盈。夫唯不盈，故能敝不新成。

(強，上聲，勉強也。豫，象屬，猶犬也。豫猶之性，不決多疑也。涉，徒行厲水也。冬涉川，常難之也。畏四鄰，慎自持也。

儼，矜莊貌。儼若客，不敢僭也。渙，散也。冰將釋，如恐陷也。敦，厚也。若樸，質而無文也。曠，空也。若谷，虛而無所藏也。渾，渾然也。若濁，似乎晦而不明了也。皆所謂強為之容也。不欲盈，沖而用之或不盈也。能敝，善守舊的意思。不新成，言善守舊即是新成也。此一章示人當晦德潛名、埋光鏟彩的意思。自古有道之士，形神微妙，視之難見；性理玄通，聽之難聞。其澄徹清深，有不可以智知以識識者也。夫唯其不可以智知識識，故所以勉強略為之形容。譬之豫焉，遲回不果，若冬涉川，畏寒而不敢渡。譬之猶焉，疑忌或後而不敢先，若畏四鄰而恒自慎。其恭恪兮，如對賓客而不敢慢。其散渙兮，若水之泮而復為水。其敦厚也，若木之未斲而無文。其空曠也，若谷之能含而不卻。其渾然也，有似于晦而不明焉。誠哉，深不可識，難為之形容矣已。誰能以濁亂之情，復還定靜之性，徐使湛湛焉而清徹？誰能以安穩無作之體，令其末久不變，徐使綿綿焉而長生？能保守斯道者，去奢、去泰、去甚，決不欲縱無厭之心以求盈溢也。夫唯不欲如此，故能守舊安分，不希新成，求顯達矣。古之善為士者，其隱德若顯，是這樣有難以形容者。)

歸根十六章

致虛極，守靜篤。萬物並作，吾以觀其復。夫物芸芸，各歸其根。歸根曰靜，靜曰復命，復命曰常，知常曰明。不知常，妄作凶。知常容，容乃公，公乃王，王乃天，天乃道，道乃久，沒身不殆。

(致，極盡的意思。作，生也，動也。復，復其初也。芸芸，物多貌，妄動的意思。根，本也。此一章示歸根復命之極致的意思。虛，實之對也。耽空而不致盡乎極，虛之又虛，與實何異。靜，動之對也。守寂而不切于專篤，靜之又靜，與動何殊。誠能虛極靜篤，憑他萬象森羅並生于目前，不吾惑也。吾但觀其復以反于初耳。物雖芸芸叢雜，各有其根。隨他妄想紛紜，當下寂滅，不靜而自靜也。靜則復還于天命矣。既復于命，則謂之不遷不變之真常。真常則又非明白四達者不知也。若不知常而任情妄動，則凶禍隨之矣。自是非常恒不變者不能容也。能容則大公無私，公則宰制山河，無施而不可。王者何？法天而已。法天者

何？此道而已。此道者何？綿綿若存而已。果能此道，詎僅若存而已哉。設使神遊登遐，而稿形亦不敗壞。其歸根復命之效，有如此者。)

淳風十七章

太上，下知有之；其次，親之譽之；其次，畏之；其次，侮之。故信不足焉，有不信。猶兮其貴言。功成事遂，百姓皆曰我自然。

(此一章，示自然之化，不假有為的意思。太初以前，上古無為之世，小民淳朴，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，縱知有君，而不知有君之德也。及其下降也，德可見而生親愛之心，恩可稱而生贊美之語。又其下降也，時遷世改，智多難治，乃設刑法以防之，使有畏怕之意。又下降也，一法出，一奸生，禁多令繁，于是而有欺侮之念起。何也？蓋為民上者，不以誠信待小民，而小民亦以不誠信應之。出乎爾，反乎爾者也。所以為民上者，兢兢業業，如猶之畏四鄰，而不敢輕出一言。唯貴重其無言之教，而俾其自化。只待八方寧靜而功成，四海澄清而事遂。百姓僉曰：「帝力何有于我哉？咸我自食其食，自衣其衣焉而已矣。」此誠不知有之之至道也，何用親譽畏侮為事？)

俗薄十八章

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

(此章示道衰俗薄，淳心漸喪的意思。正趣菩薩，放身光明，映蔽一切。日月星電，天龍八部，釋梵護世，所有光明，皆如聚墨。用是而知大道一出，則仁義縱有，向何處安著耶？故曰：大道廢弛，仁義方顯矣。文華喪質，雕斲喪樸。智慧一出，而大奸必起矣。父母兄弟宗親，不相和睦，方顯孝慈之名。天下紛爭擾攘之際，方顯忠臣之節。所以說，有仁義，不如不廢大道。有大偽，不如不尚賢。有孝慈，不如六親常和。有忠臣，不如國家常治。老子之意，意在斯矣。)

還淳十九章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；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；絕巧棄利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，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。

(文，質之反也。屬，附也。此一章示絕學之道，宜還淳反樸的意思。聖智乃道之麤也，能絕之去之，而精美獨露，其民所利，詎僅百倍也哉。仁義乃道之偽也，能絕之棄之，而真素現前，民不虛詐，而復孝慈矣。巧利乃道之妨也，能絕之棄之，不重難得之貨，而民不盜矣。聖智之麤，仁義之偽，巧利之妨，此三者以為文而非質，不足而非全，故絕而棄之，使令有所屬。見素抱樸，少私寡欲，乃其所屬也。見素則知其無所與雜而非文，抱樸則知其不散而非不足。素既見而不雜，樸既抱而不散，則私欲自不能感之矣。能少私寡欲，而後可以語絕學之道也。)

異俗二十章

絕學無憂。唯之與阿，相去幾何？善之與惡，相去何若？人之所畏，不可不畏。荒兮其未央哉。眾人熙熙，如享太牢，如登春臺。我獨泊兮其未兆，如嬰兒之未孩，乘乘兮若無所歸。眾人皆有餘，而我獨若遺。我愚人之心也哉，沌沌兮。俗人昭昭，我獨若昏；俗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忽兮若晦，漂兮若無止。眾人皆有以，我獨頑似鄙。我獨異於人，而貴食母。

(唯，上聲。阿，烏何反，皆應聲。唯恭而阿慢也。荒，廣違也。怕，古泊字。兆，形兆也。孩，小兒始笑也，笑則情動而識生矣。無所歸，無住著也。性分之內本無餘欠，有餘則外矣。遺，失也。沌沌，無知貌，一作純純，無雜也。小明曰昭，詳審曰察。悶悶，然若晦之意。頑，不知痛痒也。食，味也。母，道也。此一章示人同俗異，于俗居塵不染塵的意思。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絕者何？損也。損之又損，以至于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，何憂之有？學人只知真能去妄，妄去真存，玄覽不滌，真亦妄也。故設譬曰：唯恭而阿慢，咸出乎聲也，相差幾何？善美而惡醜，均離乎性也，相去何若？雖唯恭善美，亦當損也。古人絕

學，其憂心殷矣，我寧得不憂也歟？至其心遊于物，初其廣遠兮，而未見其有盡極，庸可限量哉？眾人樂于務外，如饑思食而享太牢，貪饕無厭；如春遊覽而登陽臺，流蕩忘返。我則不然，獨棲泊于情之未起、形之未兆，如嬰兒之未解言笑一般，載御營魄，乘乘然似無歸宿之地，而無住著也。眾人之于道也，有餘有欠；而我之于道也，無得無失。我果大智若愚，至人之心也哉？其實沌沌然而無知也。俗人之用智，昭昭而明；我獨用愚，惚惚若昏。俗人之用智，察察而詳；我獨無知，悶悶若濁。忽兮不滯于空而若昧，寂兮不著于境而似無定蹤。眾人咸以昭昭察察為用，而我獨昏愚若頑，晦悶似鄙。我所以不同于眾人味道之末，而我則貴求味乎道之本耳。絕學至人，有殊于人，是這樣。)

虛心二十一章

孔德之容，唯道是從。道之為物，唯怳唯惚。惚兮怳兮，其中有象；怳兮惚兮，其中有物；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甚真，其中有信。自古及今，其名不去，以閱眾甫。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？以此。

(孔，大也。怳惚窈冥，皆不可見。見，智知之意。無狀之狀，無象之象，是謂怳惚是也。以，用也，故也，因也。閱，觀也。甫，始也。此一章示人虛心體道的意思。大德無名，擬將何名以形容哉。夫唯不可形，故強名曰道。然而道又何以形容。若道是色，是色非道。若道是聲，是聲非道。若道是物，是物非道。擬其為物也，又何如。唯怳兮不有，唯惚兮不無焉耳。雖然，惚怳非無底蘊也，惚怳即象也。怳惚非沒憑據也，怳惚即物也。窈窈冥冥，非無把捉也，窈冥即精也。《般若》云「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」是也。其精實有把捉，非修飾也，而的的甚真。其中實有憑據，非妄言也，而的的有信。其孔德為何如哉。互古互今，唯道是從。其名不變，用觀萬物之始而已。太上復自問言：我憑何而曉得觀萬物之始所以然哉？乃自答之口：因窈冥真信，其名不去，而知其所以然矣。閱眾甫，觀其微，觀其復，咸是一個關捩。)

益謙二十二章

曲則全，枉則直，窪則盈，敝則新，少則得，多則惑。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。不自見，故明；不自是，故彰；不自伐，故有功；不自矜，故長。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古之所謂曲則全者，豈虛言哉？誠全而歸之。

(此一章，示遜順之理，貴乎無爭的意思。夫曲己從人者何？所以自全也。屈己伸人者何？所以自直也。人之所以能處窪下者何？所以受益也。人之所以能守舊者何？所以自新也。人之所以能知足者何？所以戒貪也。人之所以縱無厭之求者何？貴難得以自亂也。以是之故，聖人持守夫一，而為天下法。識得一，而萬事畢矣。聖人非不自見用也，特不自顯己之明，而用眾人之明，其明益大。聖人不自滿足也，特以非自處，而用眾人之是，其是益彰。聖人不自誇伐也，特以無功自居，而以有功讓人，則其功益著。聖人不自矜高也，特以謙卑自牧，安不忘危，故所以能長久。夫惟不自見是伐矜，即不爭之道也。故凡天下之人所爭者，全也，多也。聖人之所處者，曲也，少也。一焉而已矣，孰與之爭耶？古之所以道：曲則全云云者，非虛妄飾說，乃真實無妄之極談矣。誠哉，一曲則全，而四方之高士，無不來歸。如水之就下，而莫之遏也。)

虛無二十三章

希言自然。飄風不終朝，驟雨不終日。孰為此者？天地。天地尚不能久，而況於人乎？故從事於道者，道者同於道，德者同於德，失者同於失。同於道者，道亦樂得之；同於德者，德亦樂得之；同於失者，失亦樂失之。信不足，有不信。

(希，少也。飄風，疾風也。驟雨，暴雨也。自旦及晡為終朝，自早及暮為終日。風雨震蕩飄忽，必不能久。岐伯所謂：亢則害，承乃制也。此一章示無作自然之道，貴恒久不變的意思。道以自然為至，而世少言之者，喜于有作也。有作必有輟，惡能久乎？就如那疾風之不終朝，暴雨之不終日，不能長久一樣。是那個能為此久者，除是天高地厚，幾于久焉。用斯疾風暴雨看來，天地造化尚且不能長久，而況于人乎。故有事於道者則不然。從

事于道者，任其自然耳。自然則無作，無作則無得，無得則無失，一切任之。道任同道，德任同德，失任同失。隨順世緣無罣礙，呼牛應牛，呼馬應馬，而無容心焉，無所不同矣。無所不同，則無所不樂矣。故同于道，道樂得。同于德，德樂得。同于失，失樂得。任運逍遙，隨緣放曠，而無所不得矣。不從事于斯者，能如是乎。所謂信不足焉，有不信也。信不足者，道不同也。道不同，不相為謀，故有不信。)

苦恩二十四章

跂者不立，跨者不行，自見者不明，自是者不彰，自伐者無功，自矜者不長。其於道也，曰餘食贅行。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也。

(舉踵曰跂，張足曰跨。立欲增高，反害其立。行欲增闊，反害其行。曰，猶言是謂的意思。餘食，剩殘之食，如莊子謂惠子死鼠之喻是也。贅，疣也，如莊子附疣縣贅，出乎形而侈于性是也。惡，去聲。言餘食贅行，人所不愛也。處，上聲。此一章示人不可好高自大的意思。人豈有不能立者哉？苟立未穩而加以跂，未有不失其立者。人豈有不能行者哉？苟行未足而加之以跨，未有不喪其行者。此二句是喻那自見者失明，自是者失顯，自伐者失功，自大者失久的，與此跂失立、跨失行者一樣。若其在道中也，是謂餘食贅行。食殘人賤，附贅累形，不適于體，豈能自然？咸人之所惡也，況有道之士乎？決不處也。自高自大者，可深誡矣。)

象元二十五章

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。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為天下母。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，強為之名曰大。大曰逝，逝曰遠，遠曰反。故道大，天大，地大，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，而王處一焉。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

(混，渾通。先，去聲。強，上聲。介甫曰：「寂，止也。寥，遠也。」羅什曰：「玅理常存，故曰有物。萬道不能分，故曰渾

成。」鐘會曰：「廓然無偶，曰獨立。古今常一，曰不改。無所不在，曰周行。所在皆通，曰不殆。」此一章，示人體道象元，萬法一制的意思。道如水中鹽味，色裏膠青，分明是有，不見其形，故疑之曰有物混成。未有天地之先，早有此道，不知此道又從何而生也。寂兮，聽之無聲。寥兮，視之無形。獨立無偶兮，而恒常不變。運行不息兮，而水火莫侵。其生成萬物也，不可易以言喻，而有似于天下母焉。以吾看來，凡天地間飛潛動植，咸有名字。及至于生天地、生飛潛動植者，不得而知其名，不得而知其字也。字曰道者，亦寓言耳。道無邊際，故強名曰大。大至于不可圍，故曰逝。逝無所往而不在，故曰遠。遠則無一處而不從，此道以通也，故曰反。反，反其母也。故道大，生天生地，無所不容也。天大，日月星辰，無所不蓋也。地大，山河社稷，無所不載也。王大，統理兆民，無所不制也。而這生生不息聖域之中，昭然有此四大，而王特居其四大之一大焉。人當法地，安靜無為，而無所不蓄也。地當法天，運轉不息，而無所不周也。天當法道，微妙玄通，而無所不現成也。道當法自然，無作無為，而無所不作為也。象元體道，蓋有以矣)。

重德二十六章

重為輕根，靜為躁君。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。雖有榮觀，燕處超然。奈何萬乘之主，而以身輕天下。輕則失臣，躁則失君。

(根，本也。躁，動之極而煩擾也。君，主也。輜，音子，載衣食器械者，前後有蔽，所謂庫車也。以其累重，故曰輜重。榮觀，紛華之觀也。燕，安也。處，上聲，居也。超然，高出而無繫著也。奈，如也。乘，去聲。此一章言人君當以道德自持，不得輕舉妄動的意思。治國不自重則權移，修身不自重則神亂。故凡最輕小的事，要當以自重為根本也。治國不鎮靜則事煩，修身不鎮靜則身敗。故凡最煩躁的事，要當以鎮靜為君主也，況其國與身乎。是以聖人終日行道布德而不自輕，謂其不離輜重輿衛以為本也。雖有榮美大觀而不為妄躁，謂其燕處超然淵嘿以自主也。奈何萬乘之君，任重道遠，以觀天下，其可不靜且重乎。或迫而後動，感而後應，不得已而後起，則重矣。無為焉，則靜

矣。苟其動于得已之際，而不能無為，則是以身輕天下而不重，何本之有？不重則躁而不靜矣，何主之有？有天下者，宜乎以道自任，以德自厚可也。)

巧用二十七章

善行無轍跡，善言無瑕謫，善計不用籌策，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，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常善救人，故無棄人；常善救物，故無棄物。是謂襲明。故善人，不善人之師；不善人，善人之資。不貴其師，不愛其資，雖智大迷。是謂要妙。

(瑕，玉玷也。謫，責也。籌策，計數者所用之策也。楗，拒門木也。橫曰關，豎曰健。結，繫也。繩，索也。約，束也。襲，相傳襲也。此一章示大道之巧，在人善用的意思。十一善字最重。雲行鳥飛，咸有影子，未有行而無跡者也。諍臣直友，咸有口過，未有言而無瑕謫者也。六出七擒，咸有謀略，未有計而不用籌策者也。南閞北門，咸有鎖鑰，未有閉而無關楗者也。緘篋束帶，咸有會紐，未有結而無繩約者也。在人善用不善用耳。善用則雖行無跡，雖言無過，雖計不謀，雖閉無楗而不可開，雖結無約而不可解。以此之故，所以聖人恒常貫善斯法以救人也。既恒貫救人，則無棄人也。恒貫救物，則巧梓願輪桷之性，枉直無廢材；良御適險易之宜，駑驥無失性也。又焉有棄物哉。斯法也，人人本有，物物全彰，一通百通，一達百達，如燈襲明，焰焰相續，無有窮矣。故善人者，救人者也，不善人之師也。不善人者，襲明者也，善人之資也。善師者，雖師不自貴也。有資者，雖資不專愛也。不貴不愛而相忘于道，雖有大智亦若愚耳。此之謂善巧之要妙，不善用者其孰與之焉。)

反朴二十八章

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為天下谿。為天下谿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為天下式。為天下式，常德不忒，復歸於無極。知其榮，守其辱，為天下谷。為

天下谷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。樸散則為器，聖人用之則為官長，故大制不割。

(守，保守也。復，並扶又反。谿谷，眾水所注，天下極言之也。式，法也。忒，爽也。足，全也。長，上聲。制，裁斷也。割，分裂也。此一章示還淳反朴，貴常守其德的意思。雄者高強，雌者卑弱。知高強之不可恃，宜守卑弱以自牧，則高而不危，強而不拱，天下嚮慕，如水之歸谿矣。既為天下所歸也，此守雌之常德，可須臾離乎？時時守氣，刻刻致柔，則庶乎仍歸于赤子無知耳。白者聰慧，黑者愚魯。知聰慧之為道妨，宜守愚魯以自養，則聰非昭昭，慧非察察，天下遵崇，而反以為法矣。既為天下法也，此守黑之常德，可斯須失乎？心心無思，念念無慮，則庶乎仍歸于原有之無極耳。榮者尊貴，辱者汙濁。知尊貴之不可驕，宜守污濁以自戒，則尊而無憂，貴而無患，天下歸投，如水之赴谷矣。既為天下赴也，此守辱之常德，豈不完全乎？戒慎不睹，恐懼不聞，則庶乎仍復歸于本有之朴素耳。道不可離，離則為形役。樸不可散，散則為器用。聖人之為用也，總其大綱，而眾目自隨矣。故曰：為官長臨蒞天下者，貴無為而大制，不有為而事事于宰割矣。)

無為二十九章

將欲取天下而為之者，吾見其不得已。天下神器，不可為也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凡物或行或隨，或呴或吹，或彊或羸，或載或隳。是以聖人去甚，去奢，去泰。

(取，如左氏取我田疇而伍之。為，治之也。為之則傷自然，執之則乖通變。載，成也。隳，毀也。去甚，慈也。去奢，儉也。去泰，不敢為天下先也。三者聖人所以取天下也。此一章示無為妙理，不治而化的意思。至人體神合變，與物為一，雖兼制天下，而未嘗有有。故能從容無為，而業無不濟。糠秕土苴，亦將陶鑄帝王也。若夫塊然而有，以己遇物，則自己六尺之軀，手足屈伸，若將不容，而況天下之大歟。將欲則有心，取物則有為，詎可乎？除是不得已，天與人歸，庶幾可耳。天下者，神道設教之大器也。無思無為，寂然自感，不可勉強有作也。若勉強有

作，盡心力而為之，一定有災，亡無日也。不可屈強求得也。若屈強求得，與物相刃相靡，一定有妨，失不旋踵也。故獨行于前，而不知隨者之在後，如形影之不舍。呴之欲溫，而不知吹者之已到，如寒暑之相生。知強欲益，而不知贏損者有時而來。知載欲成，而不知隳毀者應手而至。此皆造物之大情，朝暮之常態。有為者、有執者，不知由己不了，故有斯患，而更與為兢。是以將六尺小微形，而操天下大神器，寧不累乎？聖人則不然，遊神于澹，合氣于漠，而無容心焉。如鏡應形，適可而止，但去其過分而已。甚、奢、泰，皆分之過也。物有固然，不可強為。事有適當，不可復過。此老子之本意也。)

儉武三十章

以道佐人主者，不以兵疆天下，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，荊棘生焉。大軍之後，必有凶年。故善者果而已矣，不敢以取疆焉。果而勿矜，果而勿伐，果而勿驕，果而不得已，果而勿疆。勿壯則老，是謂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(好，去聲。還，旋通。《易》曰：「師，眾也。」處，上聲。善，即有道者的意思。不得已，為之難也。莊子曰「不得已而後動」是也。果，有斬釘截鐵之意，不二其心也。五而字當作於字讀，人方果于彼，我獨果于此也。矜，自恃也。伐，夸大也。驕，恣肆也。已，止也。早已，言不久也。此一章言為民上者以無為自處，佐人主者亦宜以道相衛的意思。夫為人臣者，以仁義為干櫓，以禮樂為甲冑，猶為道偽，況以兵強天下乎。天道旋還，此往彼復，終無已也。而以兵強佐人主者，是不知天道者也。軍旅所處之地，使民不得耕耨，而荊榛棘刺叢生也。治身者心君，六亂性地，茅塞如斯也。大軍經過之後，家無糧，人乏食，而凶荒立至。治身者救死且不暇，奚暇收耗散、復正氣，而保其無凶乎？故有道者知其兵疆決不可用而遂止，非果斷不能也。有道者尚不敢，其他孰敢以兵疆取天下耶？有道者果斷于謙而不自大，果斷于讓而不自誇，果斷于退而不自驕，果斷于不得已而後動，果斷于弱而不以兵強天下，非達天下者決定不能也。不知天道者，一味恃壯而不知衰，恃強而不知弱，知存而不知

亡，知得而不知喪，可叫做佐人主之人也耶？是謂不知天道之人也。不知天道旋還之人，不可以不早已也夫。)

偃武三十一章

夫佳兵者，不祥之器，物或惡之，故有道者不處。是以君子居則貴左，用兵則貴右。兵者不祥之器，非君子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，恬淡為上。勝而不美，而美之者，是樂殺人也。夫樂殺人者，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。故吉事尚左，凶事尚右。是以偏將軍處左，上將軍處右，言居士勢則以喪禮處之。殺人眾多，以悲哀泣之。戰勝，以喪禮處之。

(佳，謂佳之也。溫公曰：「兵愈佳，則害人愈多。」惡，去聲。處，上聲。下並同。左為陽，為生。右為陰，為死。恬澹，安靜也。美，即佳也。樂，去聲。此一章，言定亂偃武，不及布德安邦的意思。夫兵乃戎器，戈矛劍戟之類，所以殺人者，而嗜愛之，豈吉道哉？或師之所處，或大軍之後，荊棘叢生，凶荒立至，動植飛潛，咸不得所，而況于人乎？未有不嫌惡者。故有道之士，不居處也。君子居之，以左為重，取陽生以自保也。用兵以右為貴，取陰殺以自強也。兵者，非吉器，乃凶器也。豈君子樂用之器也耶？設或時衰世亂，救民水火，不得已而用兵，以自防護，亦宜以德為兵，以慈為衛，以無為為城郭，以不嗜殺人為甲冑，如此恬澹為上。不得已而戰勝，而不佳美。若戰勝而佳美之，是嗜愛殺人，以要求功名也。夫嗜愛殺人者，豈能放心肆志而安天下哉？非不嗜殺人者，不能一之矣。左，陽生位也，平居為吉，而尚左。右，陰殺位也，喪事為凶，而尚右。偏將軍卑而居左者，陽不專殺也。上將軍尊而居右者，陰位主殺也。兵者，不善之器，故以喪禮處之而不美。煞死者眾，宜乎以悲傷哀痛，無德自慚，而涕泣之也。古者戰勝，將軍居喪主禮，素服而哭，明不得已而用兵也。有道者，詎樂處也耶？)

聖德三十二章

道常無名，樸雖小，天下不敢臣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賓。天地相合，以降甘露，民莫之令而自均。始制有名，名亦既有，夫亦將知止，知止所以不殆。譬道之在天下，猶川谷之與江海。

(此一章言侯王宜晦德含章，俾物自化的意思。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，不可離即常也。道即無名也，無名即未雕未琢之樸，樸即曰希曰微之小也。樸雖小，乃天下人之君主也，孰敢臣而偶之哉？尊之至也。侯王若能守是，見小曰明，是知子守母，抱一為天下式也。有一人一物不為賓服者耶？侯王抱道育民，德侔天地，以時以雨而無貧富，不疵不厲而無壽夭，吉祥止止，民受其賜而不自覺知，各安其分而天下自和平矣。始本無名，制之有名；樸原非器，散而為器。名器既有，則一生二，二生三，千頭萬緒，與接為搆，逐色逐聲，窮劫不悟。苟能抱一，亦將知止，鎮之無名之樸，而萬有自冰消瓦解也。知止則不隨物遷，淡然自足，殆無從生矣。道在屎尿，道在稊稗，在坑滿坑、在谷滿谷，道在天下，無在而無乎不在也。比喻此道之在天下，就如千流萬派，無有不歸于江、歸于海者，無以異矣。故筆乘曰：「異派必會于海，殊名必統于道。」)

辯德三十三章

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勝人者有力，自勝者強。知足者富，強行者有志。不失其所者久，死而不亡者壽。

(不失其所，即《易》之「止其所」也。羅什曰：「在生而不生曰久，在死而不死曰壽。」此一章言察人不如明己，勝人不如自強的意思。知在外為智，察在內為自明；勝在外為勢，力在內為自強。智與力，妄也；明與強，真也。入道之門，皆由于此。人之所以不能入道者，以其自知不明，自勝不強，真不勝妄，而為物欲所蔽也。人能明己自強，回觀返照，近取諸身，本有智力，不可勝用矣。不可勝用，則無所不瞻，物皆備于我，而富可勝言哉？不可勝用，則無所不強，千變萬化，咸從斯出。凡心所發，發皆中節也。明己之人，萬物一體，天地同根，安有失所之理耶？不綿綿若存，吾不信也。自強之人，等視生死，猶如旦暮，安有不壽之理耶？不沒身不殆，吾不信也。)

任成三十四章

大道汜兮，其可左右。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，功成不居，衣被萬物而不為主。故常無欲，可名於小；萬物歸焉而不知止，可名於大。是以聖人能成其大也。以其不自大，故能成其大。

(此一章，言至人任其自然，不拘于一曲的意思。世之于道也，可左而不可右，可右而不可左。拘于一曲者，非大道也。大道也者，無乎不在，故汎兮其可左可右也。凡天地間飛潛動植，無不賴之，而不假言辭；功業克襄，而不居其聲名；仁愛育養，衣被萬物，而不以為主制。惟其不辭不名，有不為主，則常無欲矣。常無欲，則玅之至者也，故可名于小。萬物歸焉，而不知主，則容之至者也，故可名于大。因是之故，聖人任其自然，可以大、可以小，而卒不拘于一曲，單成其大。惟卒不單成其大，故所以可以大、可以小，而乃能成其大矣。大道汎兮，其活活鱍鱍如此也。)

仁德三十五章

執大象，天下往。往而不害，安平泰。樂與餌，過客止。道之出口，澹乎其無味。視之不足見，聽之不足聞，用之不可既。

(此一章言守道者無所往而不安的意思。大象者，道也。能抱守無離，則凡天下四海五湖，何所往而不可哉？凡所往者，利澤萬物而不主。誰為害？誰當害？故至者無不安，無不平，無不泰矣。夫樂可以悅耳，餌可以適口。多樂喪志，多嗜損神。只可以暫，而不可以久。但如過客，一止即去。道之在口，渾如嚼蠟，非同于餌。視之無形，聽之無聲，非同于樂。其所用之也，既以與人己愈有，則何所往而不安平泰也耶？)

微明三十六章

將欲歙之，必固張之；將使弱之，必固強之；將欲廢之，必固興之；將欲奪之，必固與之。是謂微明。柔弱

勝剛強。魚不可脫於淵，國之利器，不可以示人。

(此一章，示微明之理，要識將必的意思。凡人物事物之理，將欲收斂，不可強歙，必固意開張之，使其自歙。將欲柔弱，不可強弱，必固意剛強之，使其自弱。將欲廢棄，不可強廢，必固意興起之，使其自廢。將欲抑奪，不可強奪，必固付與之，使其自奪。此理也，非術也，故曰微明。柔之所以勝強，弱之所以勝剛，正是此微明之理也。雖然，謂之微明，則微而明可也，明其微不可也。何謂微而明？韜此理以自養，靜深斂退，優遊自得，如魚之不離水是也。何謂明其微？炫此理以示人，啟釁招尤，借寇誨盜，如以邦之利器示人是也。此理也，民可使由，而不可使知也。聖人用之為理，猶魚得水，快活有不可勝言者。姦邪挾之為術，惜莫惜于志，莫邪為下，其害亦有不可勝言者。)

為政三十七章

道常無為而無不為。侯王若能守，萬物將自化。化而欲作，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。無名之樸，亦將不欲。不欲以靜，天下將自正。

(道常，言道之大常也。介甫曰：「言道之主，故曰萬物將自賓。言道之變，故曰萬物將自化。」作此也。鎮者，壓定之使不動也。羅什曰：「心得一空，資用不失。萬神從化，伏邪歸正。」此一章言為政在無為，民自歸厚的意思。道常者，即首章不遷不變之常道也。體本無為，不遷不變。而用無所不為，亦不遷不變。故曰道常云云。王侯若能持守此無為無不為的道常，則萬物之理得，而天下將自正。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也。苟利欲之情一萌動，我必以此道常無名之質，奠安而鎮壓之，使其不萌動。無名之樸，可謂美矣。然而不能無跡，亦將有所不欲焉。必使玄覽滌除，心跡俱遣。遣亦復遣，靜而又靜，靜亦不欲。則庶乎天下之民，自各正性命，而無累物之跡矣。)

道德經順硃卷上(終)

(蜀渝華巖季而關聖可德玉順硃卷上。

徒　發靜　發桂　光讚同刻。

嘉興范嗣吳書。　　嘉郡陳馥林刊。
康熙癸亥仲秋月吉，嘉禾楞嚴寺般若堂藏板。)

道德經順硃卷下

蜀渝季而關華岩德玉順硃

論德三十八章

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無德。上德無為而無以為，下德為之而有以為。上仁為之而無以為，上義為之而有以為。上禮為之而莫之應，則攘臂而仍之。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。夫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前識者，道之華而愚之始。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，居其實不居其華，故去彼取此。

(無以為，以，用也。仍，因也。一作扔。強，牽引也。前識：如《楞嚴》前塵之前，非有諸己之謂也。此一章教人處厚居實，不事囂薄華飾的意思。德者，五常之總名，即道之著也。上德之人，自德于中而不彰著，猶幾于道，故其德愈大。下德之人，自彰己德，惟恐人不知，是以遠于道而德愈失。其次，上德之人，靜處無為，寂然不動，隨感即應，而無所作為。下德之人，輕舉妄動，觸處有作，取功要名，而有所作為。又其次，上仁者，慈愛心殷，雖有利濟作為之行，而猶無事于事。上義者，裁制事宜，應機合理，事于接物，而世務紛紜也。又下降。上禮者何？亂使之治，爭使之讓，奢使之儉，華使之質，偽使之真也。使之而猶莫之依從，既不依從，則加以非理攘臂而牽強之，而爭競始矣，其禮安在？故所以道衰而後有德，德喪而後有仁，仁亡而後有義，義廢而後有禮焉。夫此禮也者，因無禮而立也。法出奸生，偽弊愈熾，不欺之忠，以實之信，豈僅薄耶？且毫無有，而形法干戈，從此禮以首倡之矣。真智者無為，事事知止。知識者有為，事事不已。前識者，先識而行，即無德人之妄想是也。華而無質，道體全無，好智而反愚頑，從此始矣。是以有道德的大丈夫，唯處此道體之敦厚，而不處此忠信之薄。唯居此至德之信實，而不居此道之華也。故去彼虛華囂簿，取此信實敦朴也。誠哉，倡亂始愚，禮識之不可嘉尚如此。)

法本第三十九章

昔之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神得一以靈，谷得一以盈，萬物得一以生，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。其致之一也，天無以清將恐製，地無以寧將恐發，神無以靈將恐歇，谷無以盈將恐竭，萬物無以生將恐滅，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蹶。故貴以賤為本，高以下為基。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，此其以賤為本邪？非乎？故致數車無車，不欲琭琭如玉，落落如石。

(裂，破毀也。發，發泄也。歇，消滅也。竭，枯竭也。蹶，音厥，顛仆也。數，上聲。此一章，示致一之道，要達根本的意思。自往古來今，聖人得一者多也。萬法歸一，吾道一以貫之。抱一為天下式，識得一而萬事畢矣。天得斯一，而天道清明，三光著矣。地得斯一，而地道寧謐，山川顯焉。神得斯一，而千變萬化。谷得斯一，而眾流來歸。萬物得斯一，而遂其所生。侯王得斯一，而天下斯民無不得其正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天下殊途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。」天下何思何慮，言其未嘗不一也。天若無一，則必有異，異則不清，且懼其破壞霾霧而不明也。地若無一，則必有異，異則不寧，且懼其發泄震蕩而不安也。神若無一，則有異，異則不靈，且懼其消滅而不妙也。谷若無一，則有異，異則不盈，且懼其枯渴而不克也。萬物若無一則有異，異則不遂其所養，且懼其絕滅而不生也。侯王若無一則有異，異則貴而不貴，高而不高，且懼其顛仆而不自在也。是一也，咸可得而無之乎。故知貴而不知賤，以何為本？知高不知卑，用孰為基？譬如行遠必自邇，譬如登高必自卑。欲畢萬事，必先識一也。是以侯王自稱道，孤恩寡德，不善利人者，且得不是以卑賤為基本耶？此正是以賤為本也。非乎，非也。若不知此基本，故使知貴而不知賤，就如那數三十輻而不知共一轂者，皆眾木合成也。得一者豈如是耶？不欲琭琭如此其貴，珞珞如此其賤也。卑賤為高貴之本，頑石為美玉之基，一而已矣)。

去用第四十章

反者道之動，弱者道之用。天下萬物生於有，有生於無。

(此一章示處道者當以反弱為本，而往強亦歸于虛的意思。世人皆知往之為動，而不知在道者反亦動也。人皆知強之為用，而不知在道者弱亦用也。若然弗信，以天地間飛潛動植事事物物觀之，是那一件不生于有？既其有也，是那一有不生于無耶？有之以為利，無之以為用。其往其強似乎有，其反其弱似乎無，亦猶此矣。)

同異第四十一章

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；中士聞道，若存若亡；下士聞道，大笑之，不笑不足以為道。故建言有之：明道若昧，進道若退，夷道若類，上德若谷，大白若辱，廣德若不足，建德若偷，質貞若渝，大方無隅，大器晚成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，道隱無名。夫惟道，善貸且成。

(建，立也。偷，苟且也。渝，變也。又作輸，愚也。應人之乏而終以見還曰貸。且者權成，非久固也。欲使蒙貸者不長往，得成者非久住。感貸苟成，速歸于道。此一章言人形名雖同，心念不等，宜速歸于道的意思。上等之人，專一于道，聞斯行之。中等之人，忽忽于道，半疑半信。下等之人，不信此道，大笑非毀。永嘉曰：「上士一了一切了，中下多聞多不信。」是也。夫道也者，微妙玄通，深不可識。苟不為下士所非笑，烏足以顯道之淵容哉？故古人立言有之曰：夫體道者，與日月合其貞明，而其光不耀，斯明道若昧也。與四時合其運行，而其動必反于玄玅，斯進道若退也。與天地合其易簡，而其用不可為典要，斯夷道若類也。常處卑下，而終不可渝，斯上德若谷也。常居溷濁，而終不可涅，斯大白若辱也。衣被天下，而不有其仁，斯廣德若不足也。生畜萬物，而不顯其功，斯建德若偷也。復其性以御其情，斯質真若渝也。正乎內而行乎外，此大方無隅也。以若拙之匠，陶甄天下，而不為近功，斯大器晚成也。以不言之教，鼓動萬物，而不事小說，此大音希聲也。事無事，莫睹其用，斯大象無形也。為無為，莫識其體，此道隱無名也。夫唯善濟貸于萬

物，而不責其報，是以萬物受其生成，而不知其德。故下士聞此道而笑之，不信其能若此耳。)

道化第四十二章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。萬物負陰而抱陽，沖氣以為和。人之所惡，唯孤寡不穀，而王公以為稱。故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人之所教，我亦教之。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吾將以為教父。

(凡動物背止于後，陰靜也。耳目口鼻居前，陽動也。故曰負陰抱陽。植物則背寒向煖，而沖氣運乎其間。木絕水曰梁，木負棟亦曰梁，取其力之強也，故曰強梁。金人銘曰：強梁者不得其死，好勝者必遇其敵。蓋古人嘗以此為教，而我亦教之。但老子獨尊之曰教父者，如言萬物之母之謂。母主養，父主教。故言生則曰母，言教則曰父。此一章言道化無方，神變莫測的意思。夫道非一非二，及其與物為偶，道一而物不一，故以一名道。然而道則非一也。一與一為二，二與一為三。自是以往，而萬物生矣。雖有萬不同，而飛潛動植，物物頭頭，莫不負陰抱陽，咸從天以成象，地以成形，沖虛之氣以為之和育者也。而世人之所欲者，軒冕富貴，詎識沖虛一氣，孤寡不穀之道哉。一也，虛也。卑賤貧，天也。咸人之所惡，而王公法謙道以自稱者，蓋達一生二生三生萬之理也。夫物自損者必益，自益者必損。滿招損，謙受益。故抱一處損處謙，處孤寡不穀。王公以為稱，正得損己不爭之道也。蓋古人恒以此不爭之道教人，而我亦以此不爭之道教之。強梁者，好爭之輩，死之徒也。或不可以不爭教，吾則將以教其教者焉，則庶幾于化矣。)

遍用第四十三章

天下之至柔，馳騁天下之至堅。無有入於無間，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。不言之教，無為之益，天下希及之。

(馳騁，役使也。堅，剛也。無間，無縫隙也。此一章言無為之益，世所不及的意思。夫天下之至剛者，非至柔不能役使。如水無筋骨，能乘萬斛舟是也。凡至于無隙可入者，非無所有不能

入。視不見，聽不聞，體物而不可遺是也。用此至柔無有兩者觀之，而知無為之有益于人世多矣。天不言而時行，地不言而物生，曷嘗有為哉？無為而無不為，利益無限。概天下而言，鮮有能企及之者也。)

立戒第四十四章

多與身孰親？身與貨孰多？得與亡孰病？甚愛必大費，多藏必厚亡。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，可以長久。

(多，猶重也。薛云：「知足者，樂今有之已多，無求者也。」無求奚辱？知止者，懼復進之，有損知幾者也。知幾奚殆？此一章示人宜以知足知止自戒，庶乎永久的意思。呂註云：「烈士之所徇者，名也。而至殘生傷性，則不知身之親于名也。故曰：名與身孰親？貪夫之所徇者，貨也。而至于殘生傷性，則不知身之多于貨也。故曰：身與貨孰多？」所徇者名，則世謂之君子。所徇者貨，則世謂之小人。君子小人所徇雖或不同，而亡其所存則一也。然則得名得貨而亡其身，則不知亡之病於得也。故曰：得與亡孰病？是故愛名欲以貴其身也，以甚愛之，故并其良貴而失之，是大費也。蓄貨欲以富其身也，以多藏之，故并其至富而害之，是厚亡也。夫唯有德者，知至貴之在己而無待于名也，故知足而不辱。知至富之在己而無待于貨也，故知止而不殆。不辱不殆，則可以長久矣。)

洪德第四十五章

大成若缺，其用不弊。大盈若沖，其用不窮。大直若屈，大巧若拙，大辯若訥。躁勝寒，靜勝熱，清靜為天下正。

(此一章明洪德之用，要以清淨為本的意思。天下以不缺為成，故有成必有弊。以不虛為盈，故有盈必有窮。聖人要于大成而不卹其缺，期于大盈而不惡其沖，是以成而不弊，盈而不窮也。直而不屈，其直必折。循理而行，雖曲而直。巧而不拙，其巧必勞。付物自然，雖拙而巧。辯而不訥，其辯必窮。因理而言，雖訥而辯。今夫寒熱者，天地之所為，有形之所不免也。而一躁

焉，可以勝寒。一靜焉，可以勝熱。以一時之躁靜，猶可以勝天地之所為。況夫體無為清淨，以為天下正，則安往而不勝者乎。若缺，則非成也。非成非缺，清靜無為，乃為大成。若缺、若沖、若屈、若拙、若訥，五者亦猶躁之勝寒，靜之勝熱焉爾矣。)

儉欲第四十六章

天下有道，卻走馬以糞；天下無道，戎馬生於郊。罪莫大於可欲，禍莫大於不知足，咎莫大於欲得。故知足之足，常足矣。

(卻，屏去也。糞，糞田也。戎馬生郊，言兵久不還也。一性之內，無欠無餘，人能安之，無往不足。故曰：知足之足，常足。此一章教人知足寡欲，全身遠害的意思。希聲註：「夫天下有道之世，雖有甲兵無所用，雖有健馬無所乘，屏卻走馬以糞田而已。天下無道之時，則天子外攘四夷，諸侯則外侵鄰國，故甲兵動于境內，戎馬馳于四郊，桑梓盡于樵薪，荊棘生于畎畝矣。」夫無道之君，毒痛天下，原其所以，其惡有三：心見可欲，非理而求，故罪莫大焉；求而不已，必害於人，故禍莫大焉；欲而必得，其心愈熾，故咎莫大焉。然自非聖人，不能無欲，欲而無求，求而知足，知足則安分，凡所遇無爭矣，禍害奚及之有？)

鑒遠第四十七章

不出戶，知天下；不窺牖，見天道。其出彌遠，其知彌少。是以聖人不行而知，不見而名，不為而成。

(此一章言性鏡本明，不假作為而自鑒照的意思。性之為體，充遍宇宙，無遠近古今之異。至德之人，其所以不出戶、不窺牖，而無所不知者，特其性全故耳。世之人為物所蔽，性分于耳目，內為身心之所紛亂，外為山河之所障塞，見不出視，聞不出聽，戶牖之微，能蔽而絕之。不知聖人復性而足，乃欲出戶而求之，是以彌遠；欲窺牖而察之，是以彌少也。性分所及，不必行出戶庭，而知天下之事宛然在目；不必窺看窗牖，而見天道之理歷爾

知名；不必有所作為，而自然成功。詎是有作有為，而始鑒照如斯也耶？)

忘知第四十八章

為學日益，為道日損。損之又損，以至於無為，無為而無不為。取天下常以無事，及其有事，不足以取天下。

(此一章，示無為之道，在絕學的意思。世人之所以為學者，日求增益，徒多見多聞，廣益其陳跡耳。大慧謂：讀得書多，知解多。靈源謂：文學之學，障先聖之智眼是也。為道者，豈如斯乎？為道者，貴乎時時消損現業，直至于無為。連這無的念頭，亦要消損。無無亦無，方纔到得真實自然無為之地，而不勉強焉。自既覺悟，亦可覺他無為而無所不為。應用不窮，施及天下，綽綽然有餘矣。故治天下者，常以不勞民，不傷財，行其所無事而已矣。及其有事，政令繁，法網蜜，民不聊生，安可以治天下哉？)

任德第四十九章

聖人無常心，以百姓心為心。善者吾善之，不善者吾亦善之，德善。信者吾信之，不信者吾亦信之，德信。聖人之在天下，惔惔為天下渾其心。百姓皆注其耳目，聖人皆孩之(皆，俱也)。

(此一章，表聖人隨機應感，不逆民情的意思。聖人也者，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曷嘗有一定之常心哉？唯以百姓之心，有善有信，則聖人亦以善心信心應之耳。倘百姓既善，吾亦與之偕善，俾樂善不倦焉。其或不善，吾亦自善以感之，俾民自新，遷徙為善，斯乃德化于善也，詎有常善心耶？倘百姓既信，吾亦與之俱信，俾其崇信不已焉。其或不信，吾亦自信以動之，俾民自慚，更改尚信，此乃德化于信也，豈有常信心耶？聖人之存心于天下，兢兢業業，惟恐一民不得其所，而為天下之民渾沌其心，使民無知無欲，使夫知者不敢為也。民咸注望仰瞻，聖人容止可睹、作事可法，則因聖人之視聽，而民亦從而視聽之也。故聖人皆孩之一般，慈惠及物，等視萬民，猶

如一子，而不二其心。至此則不善不信者，亦皆善信，況善善信信者乎？)

貴生第五十章

出生入死。生之徒十有三，死之徒十有三，民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。夫何故？以其生生之厚。蓋聞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遇兕虎，入軍不避甲兵。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，兵無所容其刃。夫何故？以其無死地。

(出謂自無而見于有，入謂自有而歸于無。莊子謂：萬物皆出于機，入于機。又曰：其出不忻，其入不詎。又曰：有乎出，有乎入。皆以出為生，入為死也。攝，管攝也。言不認生為己有，暫且管攝的意思。兕，野牛，一角，善觝觸。此一章言厚生非所以養生，捐生乃可以長生的意思。神出而付于有形為生，入而歸于空寂為死。形有生死，神無生死，而世人特未之知也。故柔和善順，不與物爭，屬生之輩僅十中有三焉。好勇鬥狠，強梁跋扈，屬死之輩亦十中有三焉。人之求生以自厚，萌念之初，把持不定，動輒便趨入死地，屬此者亦十中有三焉。夫此三者是何緣故。蓋生之徒，死之徒，人之生，動之死地之徒，凡此十分之中率居其九，咸以其求養生形之計太厚者也。違道背理，不出自然。夫有生者一定有死，厚吾生者乃所以厚吾死也。兕虎印兵，咸所以死人者也，安可逃乎。善攝生者神全，神全則無生，無生則無死地矣。故兕角無所投，虎爪無所措，兵刃無所容。夫此善攝者又是何緣故。彼以其無死地以受之也。季而謂：以盡天下三種久，言求生者十中有九，而求無生者千萬無一。老子惜得道之無人，至深切矣。〇兕虎甲兵，即無常煞鬼也。)

養德第五十一章

道生之，德畜之，物形之，勢成之。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。道之遵，德之貴，夫莫之命而常自然。故道生之，德畜之，長之育之，成之熟之，養之覆之。生而不有，為而不恃，長而不宰，是謂玄德。

(此一章言道德尊貴本乎自然，不假榮顯而自尊貴的意思。希聲註：「夫物生而後畜，畜而後形，形而後成。」其所由生者，道也；其所以畜者，德也。形其材者，事也；成其用者，勢也。萬物以能生，故尊道；以能畜，故貴德。道德以生畜之，故自然為萬物之所仰，豈有拔之爵位而後見尊貴哉？然道者，至真之體；德者，玅物之用。體可以兼用，用不可以兼體；道可以體德，德不可以兼道。故稟其精謂之生，含其氣謂之畜，遂其形謂之長，字其材謂之育，權其成謂之亭，量其用謂之毒，保其和謂之養，護其傷謂之覆，此之謂大道。既生之而不執有，既為之而不矜恃，既長之而不宰制，此之謂玄同之德。營魄章言人同于道德，今此章言道德同于人，是以其辭同而理通也。)

歸原第五十二章

天下有始，以為天下母。既得其母，復知其子。既知其子，復守其母，沒身不殆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終身不勤。開其兌，濟其事，終身不救。見小曰明，守柔曰強。用其光，復歸其明，無遺身殃，是謂襲常。

(兌，口也。人之有口，家之有門，皆喻物所從出者。塞而閉之，藏有于無，守母者也。不可目窺曰小，不可力得曰。此一章言返本還源，方契此道的意思。凡天下事物，未有形名之始，不可狀，不可名。及其有狀有名，則凡天下事物，無不藉斯以資生也。故曰始，曰母。母者，道也。子者，物也。道為物母，物為道子。古之得道者，能使子母不離，而道物為一。蓋物從道出，物不異道。子從母出，子不異母。物不異道，而世人欲外物以求道。子不異母，而世人欲棄子以求母。本不異而自異之，是以終不得而一也。使人知物即道、知子即母，得母知子，知子守母，綿綿若存，無少間斷。則左右逢其原，有不難者。到此則入水入火，蹈險履危，而無容傷。今人能塞其兌而不妄，得母知子。閉其門而不貪，知子守母。則全物全道，終身受用，不假勤劬而自得。設或不然，開其兌而逐境生情，見物遺道。濟其事而撥波覓水，貪外擾內。則心蕩精衰，究竟不得見道，同于世物一般銷損。人之患在不謹其小，不養其微。若自小而謹之，自徵而養之，雖小必明，雖柔必強。明者，本也。光者，明之所自出也。

元明為本，其末分而為視為聽、為覺為能者，皆此光也。道自本流于末，學自末求其本，故曰用其光，復歸其明。如此則無死地也，殃害何損。這纔叫做永久傳襲，不殆不勤之常道也。不知不守者，豈易識哉。)

益證第五十三章

使我介然有知，行於大道，唯施是畏。大道甚夷，而民好徑。朝甚除，田甚蕪，倉甚虛，服文綵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夸。非道哉。

(介然有知，猶言微有知也。夸張曰施，嗇之反也，又施設也。夷，平也。路狹而捷為徑。除，治也，又階除也。夸，夸毗也。言小人不為大言以夸世，則諛言以附人。如《詩· 大雅》「無為夸毗」是也。夸，一作竽。此一章言歷世宜合無為大道，不可施設多事的意思。老子意謂，設使我介然微有知常之明，方將行于大道，唯施設為可畏，恐其不侔于無為大道也。夫大道也者，不假修理而自平夷，而民喜其狹小捷徑，是以崎嶇迷惑，不達所趨。故聖人畏之，畏其民之難化如此也。上若不畏，朝闕必甚修除，好崇臺，樂遊觀矣。上若不畏，田野必甚荒蕪，好力役，奪民時矣。上若不畏，倉廩必甚空虛，好末作，廢本業矣。上若不畏，服飾必多文彩，好淫巧，蠹女工矣。上若不畏，佩帶必皆利劍，好威武，生國患矣。上若不畏，飲食必常饜飫，好醉飽，忘民事矣。上若不畏，聚斂必常有餘，好掊剋，困民財矣。凡此七者，皆由上不知畏，而盜用民力以為夸毗，故謂之夸毗。夸毗者，非有道之治也。盜者，陰取之而民不知也。所謂唯施是畏，其在此乎。)

修觀第五十四章

善建者不拔，善抱者不脫，子孫祭祀不輟。修之身，其德乃真；修之家，其德乃餘；修之鄉，其德乃長；修之國，其德乃豐；修之天下，其德乃普。故以身觀身，以家觀家，以鄉觀鄉，以國觀國，以天下觀天下。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？以此。

(此一章言治天下要以修身為本的意思。凡物以建而立者必易拔，此不善建者也。唯為道的人建之以常無有，則善建而不拔矣。凡物以抱而固者必易脫，此不善抱者也。唯為道的人抱神以靜，則善抱而不脫矣。夫唯所建所抱者如此，則其傳豈有窮哉？此子子孫孫所以祭祀不已也。世之所謂修德者，或修之于天下國家，而不知其本真乃在吾身也。故曰：修之于身，其德乃真。或既善修其身，能自建自抱，又當推己及人，而家而鄉而國而天下，則其德寧不有餘裕、有廣長豐溢、有普布哉？莊周以為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緒餘以為國家，其土苴以治天下，其說本此。《大學》謂治國平天下以修身為本，亦不謀而合。然則何觀而修身哉？以身觀身而已矣。云何觀？吾觀吾眼，云何有見？吾觀吾耳，云何有聞？吾觀吾身，云何有覺？吾觀吾意，云何有知？如是觀察見聞覺知之所自，而又觀夫觀者，則眼耳身意、四肢百骸不待煆煉而自無，何有誰當拔且脫耶？一身既爾，則一家人之身、一國人之身、一天下人之身無不渾其心，不治而自治，人人善建善抱，亦不拔不脫也。吾何以知其天下不治而治所以然哉？因觀身修德而知其所以然耳。凡臨蒞天下者，可不知所本乎？)

玄符第五十五章

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。毒蟲不螫，猛獸不據，玃鳥不搏。骨弱筋柔而握固，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，精之至也。終日號而嗌不嗄，和之至也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，益生曰祥，心使氣曰強。物壯則老，謂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。

(毒蟲，蜂蠆之類，以尾端肆毒曰螫。猛獸，虎豹之類，以爪按挐曰據。玃鳥，鵰鶚之類，以羽距擊觸曰搏。趙志堅曰：「以四指握拇指曰握固。」朘，子垂反。赤子，陰也。嗌，氣鬱也。號，平聲。嗄，所嫁反，聲嘶也。祥，吉凶之候也。此一章言人當厚德含章，如同赤子無知的意思。世人厚生者多矣，有生有死，厚生即是厚死，不唯無益而反害之。吾未見厚德如厚生者也，厚德乃長生也。含藏道德深厚的人，就如那初生之嬰兒一般，純一不雜，無害物之心，物亦不傷也。故蜂蠆雖毒不螫，虎豹雖猛不據，鷙鵬雖勇不搏，我忘于物，物亦忘我也。赤子之骨

本弱、筋本柔，而握拳牢固者何？蓋心意不移，其神全也。赤子無心，豈曉男女配合而朘？常興作者，豈欲意使之然耶？蓋精全氣望，專一使然耳。赤子終日啼號而嗌聲不嗄嗄者何？蓋心無喜怒，氣全而沖和也。苟能達此沖和之氣，有益于己，則是知常復命人也。復命知常者，念起便覺而不遠復，非明白四達者乎？夫益生固祥矣，有生有死，有祥有妖，好事不如無矣。心能使氣，可謂強矣。為者敗之，強梁者不得其死。凡人物事物，壯極則一定衰老枯槁，剛則一定易折。不知此理，徒厚益其生而不含藏其德，豈知常道人哉？乃不知常道之人也。不知常道之人，詎可不早死也夫？)

玄德第五十六章

知者不言，言者不知。塞其兌，閉其門，挫其銳，解其紛，和其光，同其塵，是謂玄同。不可得而親，不可得而疏，不可得而利，不可得而害，不可得而貴，不可得而賤，故為天下貴。

(此一章，示玄同之道，非言嘿可載的意思。道非言說，亦不離言說。然能知者未必言，能言者未必知也。唯塞兌閉門，而視聽不妄。挫銳解紛，而圭角不露。和光同塵，而混同彼我。則默而成之，不言而信，不同而同，是之謂玄同也。世之所謂不同者，有可親，有可疏，有可利，有可害，有可貴，有可賤。體道者，均覆萬物，而孰為親疏？等觀逆順，而孰為利害？不知榮辱，而孰為貴賤？情計且有所不及，況言嘿乎。此玄同之道，所以為天下所貴重也。)

淳風第五十七章

以正治國，以奇用兵，以無事取天下。吾何以知其然哉？以此。天下多忌諱，而民彌貧；民多利器，國家滋昏；人多伎巧，奇物滋起；法令滋章，盜賊多有。故聖人云：我無為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

(此一章言為民上者，要以淳風化民，而民自歸厚的意思。夫人心本正，因誘故邪。我以正治人，出人之本正也。以奇用兵，由兵之本奇也。以無事取天下，由天下之本無事也。凡我之應物者，豈以我哉？亦由物而已矣。吾以此而知取天下所以然。聖人能以天下為一身、中國為一人者，其治自心出也。我多忌諱，則禁防必設。禁防既設，則民安得而不貧？我以利示民，則民多趨利。民既趨利，則國安得而不昏？我以巧示民，則民多伎巧。伎巧既盛，則奇物安得而不滋？我以法示民，則民亦竊法以自便。上下相冒，則盜賊安得而不多？其弊實在我而不在民也。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故聖人云：我示之以無為，民亦無為。我示之以好靜，民亦好靜。我示之以無事，民亦無事。我示之以無欲，民亦無欲。天下各以其所示者報之。出乎爾，反乎爾者也。故曰：德猶風也，民猶草也。草上之風必偃。)

順化第五十八章

其政悶悶，其民醇醇；其政察察，其民缺缺。禍兮福所倚，福兮禍所伏。孰知其極？其無正邪？正復為奇，善復為訞。民之迷，其日固久。是以聖人方而不割，廉而不劌，直而不肆，光而不曜。

(悶，音門。缺，殘缺也。一作缺缺，失望貌。極，終也。奇，衰也。廉，稜也。劌，割也。皆謂芒利傷物也。此一章言為政者當渾合其德，以化成天下的意思。其政悶悶，無取于民，則民亦醇醇自瞻，不以巧應。其政察察，有得于己，則民亦缺缺不足，以巧求免。凡天下之事，吉凶同域，禍福相倚。禍依從福以生，福含藏于禍內，猶如貫珠，誰窮極到此？我悶悶無得，則民醇醇自足。我察察有得，則民缺缺不足。我得彼失，我福彼禍，自然之理也。昧者不知道理之正，專察為明，惟求僥倖之福以禍人，而不知循環報復，遂使正復化而為奇，善復化而為祆。人之昏迷，其蔽固如斯，已非一日矣。是以聖人之治，方義而不攫人，廉稜而不傷物，內直而不外肆，含光而不衒耀，賞罰雖設而不用。故能使奇者正，祆者善，轉禍為福，而無缺缺之弊也。)

守道第五十九章

治人事天，莫如嗇。夫唯嗇，是謂早復。早復謂之重積德。重積德則無不剋。無不剋則莫知其極。莫知其極，可以有國。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。是謂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

(此一章示久視之道，要當以嗇守為主的意思。治人者，吾朝所為也。事天者，夜必焚香以告于天也。莫若嗇者，不敢告者，天敢為也。夫惟不敢為，是謂不遠復。不遠而復，則所復寧不早乎？夫人本有之德性，日日營為，精時以耗。誠能嗇而早復，則德日益以充。德既日益以充，則至德之人也。至德者，恚火不燒，愛水不溺，魔王兵刃不能加損，又何所往而不勝哉？既無所不勝，則孰知其極？雖有九垓八埏，亦不得而累之，可以有國矣。能嗇能復者，有國之母也。得母知子，知子守母，則沒身不殆，安有不長久者耶？然則守嗇之道，謂非細故也，實乃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也。精神者，生之根。嗇而藏之，則根深而生長矣。長生者，視之蒂。衛而保之，則蒂固而久視矣。)

居位第六十章

治大國，若烹小鮮。以道蒞天下，其鬼不神；非其鬼不神，其神不傷人；非其神不傷人，聖人亦不傷之。夫兩不相傷，故德交歸焉。

(聖人亦不傷之，之字一作人，以下德交歸焉觀之，作之字是。之，指神而言。此一章言為民上者，宜以道治天下，不可多事擾民的意思。治大國者，唯施設有作有為為可畏，攪擾則亂就。譬如烹小魚一般，一攪擾則糜爛不堪也。以無為常道臨蒞天下者，雖有鬼魅陰魔、異術神奸，無所用巧矣。然而非特有道者拒絕之使不神耳，設使神也，邪不勝正，詎能傷害于人乎？不是神不能傷害于人，以聖人在位者，無為無作，無害神之心，而神亦不敢越理犯分以欺聖，是兩不相傷也。夫唯兩不相傷，故聖歸德于神，神歸德于聖，兩相交歸，而民自化矣。)

謙德第六十一章

大國者下流，天下之交，天下之牝。牝常以靜勝牡，以靜為下。故大國以下小國，則取小國；小國以下大國，則取大國。故或下以取，或下而取。大國不過欲兼畜人，小國不過欲入事人。夫兩者各得其所欲，故大者宜為下。

(此一章言謙下為德根本，為上者宜以謙德服人心的意思。海之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也。治大國者，能屈尊就卑，則所歸者眾。故大國者，如海居下，不擇細流，則天下交合而匯歸之也。天下之交，比猶牝牡。牝，陰也，能柔弱，卑靜而不唱。牡，陽也，能剛強，高動而多躁。卑靜身後老，高動物先摧。故牝常以靜勝牡者，蓋是以靜為下面，躁自不能勝，而反附之矣。大國下流，天下交歸，亦如斯矣。故大國之君，能謙下小國，則可以取小國來歸。小國能謙下大國，則亦可以取大國不害。以大就小，其德愈廣。以小事大，理無不順。或下謙德，以取義之所在，小當歸大。或下守柔，而取理合如是，只宜自保。大國之下者，不過是兼愛畜養于人，而人自交歸。小國之下者，不過是欲順承上意，而得自護也。夫大國小國，此兩者上遜下順，各得其所欲也。凡小者易為下，大者難為下。故大國者，更宜為下也。)

為道第六十二章

道者萬物之奧，善人之寶，不善人之所保。美言可以市，尊行可以加人。人之不善，何棄之有？故立天子，置三公，雖有拱璧以先駟馬，不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此道者，何不日以求得，有罪以免耶？故為天下貴。

(奧，藏也。天子，人君也。三公，大師、大傅、大保也。拱璧，合拱之璧。駟馬，一乘之馬也。執拱璧將命曰先。得，得寶也，指善人說。免罪，自保也，指不善人說。此一章言道為身寶，當自重的意思。凡天下之物，無有不備于道也。故道乃萬物之藏，言道無所不容。善固在道中，不善亦在道中也。賢善者以道為寶，故樂得其得。不賢善者非道莫保，故樂免其罪。由其根于人心之自然，無使之者。故言依于道，則其美可市，聽之者眾。行依于道，則其德可貴，迥異于人。苟非人心之自然，則言

而不從，行而不應矣。由人各根于道也。設不幸違道而限于不義，則聖人亦何忍棄之。故立天子以道化民，置三公以道佐人主。非苟利其富貴也，蓋不欲棄人于不善，還以此道善之而已。使雖有合拱之璧，將命面先駟馬以奉君。不如出一善言，建一善行，以佐人主。使天下之人不限于不義，則其利豈小補哉。如孟子謂：我非堯舜之道，不敢陳于王前是也。由其以道佐主覺民，是謂坐進此道。古之所以貴重斯道者，何也？以其果毅于道，不擇日而求。善人得之以為寶，不善人遵修之，亦可以保其無罪。因此之故，所以為天下人之所貴重也。)

恩始第六十三章

為無為，事無事，味無味。大小多少，報怨以德。圖難於其易，為大於其細。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。是以聖人終不為大，故能成其大。夫輕諾必寡信，多易必多難。是以聖人猶難之，故終無難。

(為，營為也。純甫曰：「人皆有所為，聖人亦人耳，獨無所為乎？但眾所為者，有為之事。聖人所為者，無為之道。此其所以異也。」事，所為之條件也。味，所為之理趣也。作，起也。此一章言大從小起，難從易主，要應之以無心，勿期必于物的意思。息參註：「為無為，則己不勞。事無事，則人不煩。味無味，則物不費。」世所謂大小多寡者，以形言也。聖人遊于形器之外，故大小多少等而為一。夫大小多少尚等而一之，又況于恩怨報施之間乎？吾所為所施者，唯德而已，豈知其有所怨、有所報者哉？既無恩怨報施之別，又無大小多少之異，其于天下之故，豈有心于為之哉？事難必求易，大必由細。自易而往，則難者亦易。自細而行，則大者亦細。是以聖人究竟不為大，而大必歸之者，由其無心也。唯其無心于事，故未嘗先事而期于物。豈若世之小夫，己未為而先喏，事至而多易。先喏則必寡信，多易則必多難。聖人于事未至，則常若難之。非難之也，不以我期必于物，故若難之。惟其難，故究竟無難為之事。)

守微第六十四章

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謀，其脆易破，其微易散。為之於未有，治之於未亂。合抱之木，生於毫末；九層之臺，起於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。為者敗之，執者失之。聖人無為，故無敗；無執，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於幾成而敗之。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。是以聖人欲不欲，不貴難得之貨；學不學，復眾人之所過。以輔萬物之自然，而不敢為。

(此一章言守微以無為為貴，無為以自然為宗的意思。凡有身有家有國者，當安泰之時而持守之則易，及其既危險也而持守之則難矣。未有形兆之時而圖謀之則易，及其既萌動也而圖謀之則難矣。其脆易破，則不可使至于堅大而難破。其微易散，則不可使至于彰著而難散。物皆然，心為甚。通諸其心，則于身于家于天下無難矣。安也，未兆也，正是為之于未有也。脆也，微也，正是治之于未亂也。合抱之木，生子毫末，大生于小也。九層之臺，起于累土，高起于下也。千里之行，起于足下，遠起于近也。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亂，其本末常如斯也。為未有，則是無為而為。治未亂，則是無治而治也。既有而為之，則為之欲成，而反敗之。既亂而治之，則執之欲固，而反失之也。是以聖人為之于未有，則我固無為也，故無敗。治之于未亂，則我固無執也，故無失。民之從事，常在既有之後，故至于幾成而敗之，以不知其本故也。使知大生于小，高起于下，遠始于近，慎終如始，則無敗事也。是以聖人欲眾人之所不欲，小也，下也，貧賤也。不欲眾人之所欲，大也，高也，富貴也。故不欲者，聖人欲之。難得之貨，聖人不貴也。學眾人之所不學，見小也，守微也，謙卑也。不學眾人之所學，侈大也，進顯也，過高也。故不學者，聖人學之。眾人之所過，聖人反是也。如斯欲不欲，學不學，即凡天下之物，各安乎性命之常，無有不得其所者，而孰敢有為有執哉。此所以合道之自然，而不敢有為也。)

淳德第六十五章

古之善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將以愚之。民之難治，以其智多。以智治國，國之賊；不以智治國，國之福。知此

兩者，亦楷式。能知楷式，是謂玄德。玄德深矣遠矣，與物反矣，乃至於大順。

(楷，模也。式，法也。下徹曰深，旁周曰遠。反乃順者，司馬曰：「物情莫不貴智，而有玄德者獨賊之。須反于物，乃順于道。」此一章言為民上者，宜反物順道以化民，民始獲福的意思。眾人昭昭，我獨若昏。眾人察察，我獨悶悶。我愚人之心也哉。古之善為道者，在己若此，則推之于民也，固非明之，將以愚之也。明之者何？察察昭昭也。愚之者何？若昏悶悶也。民之失性，居華而去實，故智多而難治。誠欲治，則去智與故，鎮之以無名之朴，則彼將自化，而以智治之，適所以亂之也。蓋不識不知，順帝之則。治國而以智，是有智有識，逆帝之則矣。逆則為賊，故曰國之賊。治國而不以智，無介然之知，無益生之祥，則有國之母，可以長久矣。故曰國之福。知此兩者，不以智固可以為法，以智亦可以為誠。故曰亦楷式。苟知楷式而不違其德，可謂玄矣。德而至于玄，則深而不可測，遠而不可量，豈智知識識情意之所及哉。故曰與物反矣。有德者唯其與物反，始與道合而至于大順。)

後巳第六十六章

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，以其善下之，故能為百谷王。是以聖人欲上民，必以言下之；欲先民，必以身後之。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，處前而民不害，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。以其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。

(王之為言，天下所歸往也。此一章言為民上者，宜以謙德益民，而民自推尊的意思。江深海闊之所以能為百川所歸往者，何也？以其能卑下于百川，故所以為百川之所歸往也。是以聖人則之，欲上于人，乃以孤寡不穀之言卑下之；欲先于人，乃謙退其身而遜讓之。是以聖人雖處在民上，于己不自尊貴，而民亦不知有君可尊可貴；雖處在民前，不見有民可先，而民亦不見有君可爭可害。聖人之于民也，自忘忘民，上下相忘，是以天下之民愈愛重推尊而不厭。蓋以聖人能處眾人之所惡而不爭，故天下之民誰能與處下之道爭耶？故聖人所以為天下貴也。)

三寶第六十七章

天下皆謂我大，似不肖。夫唯大，故似不肖。若肖，久矣其細。我有三寶，持而寶之：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為天下先。慈，故能勇；儉，故能廣；不敢為天下先，故能成器長。今舍慈且勇，舍儉且廣，舍後且先，死矣。夫慈，以戰則勝，以守則固。天將救之，以慈衛之。

(此一章言三寶為道中之最大，人人咸具，各自保守的意思。盡天下人咸言我道大，何所謂大哉？夫道之大也，非言嘿可載，汎兮其可左可右，無乎不在者也。若肖言，言亦小。若肖嘿，嘿亦小。若不肖言，言能顯道。若不肖嘿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。誠不可為喻，擬似不肖焉耳，寧不謂之大歟。夫惟大不可為比，故擬似不肖。設若是有物可肖，則其道屬物，安能大久矣，其細矣。蓋吾道大者有三，乃吾人至寶也，是世人之所不能持，我能保惜而長存不失，則幾于我道大也。一曰慈，愛人如愛己也。二曰儉，節己不取人也。三日不敢為天下先，謙退自保，不恃強梁也。夫慈愛類柔弱，而柔能勝剛，弱能勝強，是能勇也。節儉為不費，用之不可既，是能廣也。謙退後人而不先人，聖人用之，則為官長者皆自我者也，是能成器長也。此三寶者，聖人之所恃以自保者也。今若捨慈愛而尚勇敢，捨儉節而尚奢泰，捨謙退而欲先人，則剛強者死之徒矣，何以自保耶。夫以軍旅之事觀之，設不得已而用兵，亦以慈忍不殺為念，仁者無敵，不戰自勝。設有土可守而用民，亦以慈愛不苛為懷，民心同德，不令自固。信知此慈又今之所急也。天將救斯民於水火也，必使有慈者出而衛護之。慈又儉先之最大，寶中之寶也，即至道也。故日我道大似不肖。)

配天第六十八章

善為士者不武，善戰者不怒，善戰勝者不與，善用人者為下。是謂不爭之德，是謂用人之力，是謂配天古之極。

(古者車戰為士，甲士三人在車上，左執弓，右持矛，中御車，掌旗鼓，皆欲其強武。戰卒七十二人在車下，蓋至爭者惟兵，故借之以明不爭之德也。羅什曰：「心形既空，孰能與無物者爭？」此一章言配天之道，貴守柔不爭的意思。今之為士者，多尚武。強梁者，死之徒也。善為士者，常行之以怯而不武。今之戰者，多出于怒。多怒，必嗜殺人。嗜殺人者，天必殃之。善戰者，不輕用其身而不怒。今之勝敵者，不能無我而不爭。有我而爭，未必勝矣。善勝敵者，無我而不爭。今之用人者，多競上而不謙下。驕奢倨傲，而人不服從。善用人者，謙下而不高。凡體道者，能不武、不怒、不爭，則天下莫能與之爭，是之謂不爭之德也。體道者，能下人，人人樂為之用，而不自用，是之謂用人之力也。體道者，德而不爭，力而用人，則我無我，爭無爭，用無用，而與天合德，則何所往而不宜耶？是之謂配天，古之極也。)

玄用第六十九章

用兵有言：吾不敢為主而為客，不敢進寸而退尺。是謂行無行，攘與臂；仍無敵，執無兵。禍莫大於輕敵，輕敵幾喪吾寶。故抗兵相加，哀者勝矣。

(用兵有言，古兵家有此言也。下行，戶割反。行，列也。仍，就也，因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仍執醜虜。」兵，五兵：戈、矛、殳、戟、干也。幾，平聲。喪，失也。抗，舉也。林希逸曰：「此章全是借戰以喻道。」推此，則書設喻處，其例甚明。此一章言玄用之妙，要無心應物的意思。古用兵有曰：主者，有心造事，吾不敢獨任，自為專主也。客者，無心應敵，與眾和同，吾敢為之。進則有心于爭，雖寸，吾不敢強進也。退則無心干爭，雖尺，吾亦不敢輕退也。苟無心于爭，則雖在軍旅，而不見有行列可行，不見有臂膂可攘，不見有抵敵可因，不見有兵刃可執，而安有用兵之咎也？無心者何？即所謂有慈之寶也。故聖人以慈為寶，輕敵則輕戰，輕戰則輕殺人，輕殺人則喪失其所以為慈之寶也。故凡舉兵，兩敵相加之際，若出于不得已，而有不嗜殺人之哀心者，是有慈寶也。有寶者，天與人歸，雖欲不勝，不可得矣。)

知難第七十章

吾言甚易知，甚易行。天下莫能知，莫能行。言有宗，事有君。夫唯無知，是以不我知。知我者希，則我者貴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。

(宗者，族之總也。道者，事之總也。此一章言知行不易，無知始貴的意思。仁者仁，智者智。百姓日用而不知，豈果蠢然不知哉？自昧而不知也。德輶如毛，民鮮能舉之，豈頑然不能行哉？自昧而不能行也。吾所言者，日用飲食之際極易知，動靜營為之間極易行，而天下之人反自迷惑而不能知，不能行，其奈何哉？第至人發一言必有根宗，行一事必有君主，非思慮之所可及。夫唯無思也，無為也，則幾于道而知我也。人不能無思無為，豈易知我也耶？知我者若多，則我亦不足貴。是以聖人被褐懷玉，外雖與人同，而中心實與人異也。)

知病七十一章

知不知，上；不知知，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聖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

(此一章，言不知與知，二俱是病。滌除玄覽，始可無疵的意思。知，妄知也。不知，真知也。人能即妄知以了真知，而不撥波覓水，非上士而何。即知了不知，固上矣。而不知不知與知，皆病也。何也？真即是妄，而真猶存。水即是波，而水猶在。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。滌除玄覽，始可無疵。故曰：不知之與知，皆病也。夫唯了此不知與知二者俱是病，則是天地間第一等完人，何病之有。故曰：是以不病。聖人之不病，不外此理也。以其了此不知與知二俱是病，而玄覽盡除，故所以不病而無瑕疵矣。)

愛已第七十二章

民不畏威，大威至矣。無狹其所居，無厭其所生。夫唯不厭，是以不厭。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自愛不自貴。故去彼取此。

(此一章，言為民上者，當省刑薄斂，愛民如愛己的意思。民之所以不怕死者何？蓋由為民上者，恃高自貴，而無慈讓淵容之心。政網刑煩，大威太過，民反視為泛常，而不畏懼矣。倘為民上者，肯闊大心地，如希韋氏之國，黃帝之囿，不狹小其居，肯株柷其形，任為鼠肝，任為蟲臂，不厚養其生，如此而國足，民足有餘矣。夫唯為民上者，不厚養其生，苛剋取民以自足，是以民亦不厚養其生而不欠。上和下睦，何威可畏之有？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，不彰己德，為天下渾其心也。自愛不自貴，去奢去泰，為天下遠其害也。故去彼狹居自見，厭生自貴，而取此自知自愛，含德為式，而民心自正也。胡用威畏為耶？)

任為七十三章

勇於敢則殺，勇於不敢則活。此兩者，或利或害。天之所惡，孰知其故？是以聖人猶難之。天之道，不爭而善勝，不言而善應，不召而自來，繟然而善謀。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

(殺，猶死也。利，謂活。害，謂殺。惡，去聲。繟，音闡，舒緩也。一作默，不言也。一作坦，不爭之意。此一章言惡人不知天惡之故，特以不爭善勝曉之的意思。剛強者，死之徒，敢作惡者也。柔弱者，生之徒，不敢作惡者也。此兩者，或敢而生，或敢而死；或不敢而生，或不敢而死。因斯之故，則敢為惡者得而借口。曰：天道恢大，多疏失。惡人無有報應，而不知天之所惡，深昧難測，豈膚見淺識者知其故哉？雖天縱之聖，生知之人，猶莫測天之所惡之故，況其他耶？天之惡人，不以力爭。非如人之惡人，以力與爭，而天自能勝人。天非如人之惡人，以口與言，而其應聲如響，其報應之速，不待召之而自來。至惡有惡報，雖有智計，不可逃免。天雖無心，坦然平易，而巧于報應，有非人謀之所能及。此不爭、不言、不召，坦然天網，恢恢廣大，似若疏而不密。然善勝善應，自來善謀，未嘗失一惡人，使漏其網者。此天之所惡，其故蓋如此。)

制惑第七十四章

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若使民常畏死，而為奇者，吾得執而殺之，孰敢？常有司殺者殺。夫代司殺者殺，是謂代大匠斲。夫代大匠斲，希有不傷手矣。

(此一章言為上不可恃刑以臨民的意思。民之所以不畏死者，蓋由政煩刑重，民無所措手足。知其無可逃生之地，而民反拼死不怕。雖勉強以極刑恐之，亦無益也。云何以死懼之，而欲使其畏死乎？若使民果畏死，有為奇者執而殺之，則殺一人足以為治矣。然愈殺而愈不可禁，則刑之不足恃也明矣。秦人用法嚴，其網密，而姦究不勝。漢用法疏，網漏吞舟之魚，而天下歸于漢。此亦足以見矣。天道福善禍淫，是有司殺者于冥冥之中殺之，一定不可逃也。為上者若不明司殺自然之理，而必要代司殺者之權，強以殺人，就是那代大匠者斲一樣。夫代大匠斲者，不出自然。本不會斲，而勉強代之，鮮有不自傷其手者。手即身也。恃刑臨民者，亦猶是也。司，主也。主殺者，即無常也。)

貪損第七十五章

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為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夫唯無以生為者，是賢於貴生。

(稅，租也。純甫曰：「無以生為者，賢于貴生，即吾無吾身，吾有何患之意。」此章之言，由麤及精，要歸其重于此耳。此一章言為上者當損己益民，勿貪生以損民的意思。吾教言貪、嗔、癡為三毒，而貪居首。儒教三戒，戒之在得，一也。世有貪財利、貪祿位、貪闢土地者，皆貪生也。因貪生之故，廚有肥肉，廄有肥馬，民有饑色，野有餓莩。用是看來，可憐無限河邊骨，盡是深閨夢裏人，又詎僅饑而已哉？上多取則民貧，上有為則民亂，必然之理也。是以饑饉者何？上多取之故也。是以難治者何？上有為之故也。我欲厚其生，則不顧人之生，我厚而彼薄，彼安得不輕死以厚生？是以輕死者何？上求生之厚之故。他聖人之于生，蓋不得已，彼視其生若無以生為也，豈肯厚吾之生以奪人之生？是之謂賢于貴生。)

戒強第七十六章

人之生也柔弱，其死也堅強。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，其死也枯槁。堅強者死之徒，柔弱者生之徒。是以兵強則不勝，木強則共。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。

(脆，軟也。徒，類也。合手曰共，又其伐之也。處，上聲。此一章言學道者要以守柔為主的意思。道之為物，無形而不爭。唯至柔略幾于道，而人未之喻也，故以有形喻之。人能柔和軟弱，必竟長久而生。人若堅剛強暴，必竟夭折而死。就如那木生時柔脆，死時枯槁一樣。用此而觀，有形者亦以堅強而死，柔弱而生。何況無形之道，而不致柔弱，其可得乎？蓋死之類，無不由于剛狠強暴。生之類，無不由于柔和軟弱。此必然之理。是以兵強則恃之而驕，敵國之所以謀也。我驕而敵謀，所以不勝也。木強則伐之，所以共而舉之也。又以定位而言，天以氣在上，地以形在下。氣則柔弱，形則堅強。臣以有為事上，君以無為畜下。有為則堅強，無為則柔弱。堅強居下，柔弱居上，物之理也。然則柔弱必能勝剛強，可知矣。)

天道第七十七章

天之道，其猶張弓乎？高者抑之，下者舉之，有餘者損之，不足者與之。天之道，損有餘而補不足。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孰能有餘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。是以聖人為而不恃，功成而不處，其不欲見賢。

(不欲見賢，晦德含章之意。此一章言人當法天道之自然，以適其平的意思。天道虛玄，廣大叵測，用物略喻，其由張弓也乎。張弓之道，既高者降抑之使卑，既下者升舉之使高，咸是有餘者損減之，不足者補益之也。天之道，陽氣本高而降之使下，陰氣本下而升之使高，亦該是損減有餘以補益不足，裒多益寡，稱物平施而已，此自然之正理也。就如那張弓的道理一般，人之道則反是，全是損減民之不足以奉君之有餘，虛者愈虛，實者愈實，民貧君不能獨富，此豈理也哉。孰能損己有餘以奉天下？博施濟眾，必也聖乎，唯有道者始能耳。是以聖人能以己有餘而奉人不足，故其能下及萬物而恃其能，功蓋天下而不居其功，利澤施于天下而不欲見賢，惟有道者始能如此耳。)

任疆第七十八章

天下柔弱莫過於水，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，其無以易之。弱之勝強，柔之勝剛，天下莫不知，莫能行。故聖人云：受國之垢，是謂社稷主；受國之不祥，是謂天下王。正言若反。

(此一章言學道者貴守柔，又要當體認力行的意思。天下之物，唯水為能。水利萬物而不爭，處眾人之所惡。流行坎止，鑽山透石，動地移山，無有能先過得他者。何也？以其水性至卑至柔，亙古亙今，不遷不變，故幾于道也。夫柔之所以勝剛，弱之所以勝強，即凡天下之人，是誰不知之哉？但以天下之人雖知之，而莫有一人效法于水者。信乎得守柔之道，能確實體認者，非聖人不能也。是以聖人有言：受國之垢洽，能含恥忍辱者，可以託于天下，是謂社稷主也。受國之凶殃，流言訕謗者，可以寄于天下，是謂天下王也。垢與不祥，眾人之所惡，孰為之爭？非守柔聖人不能。受天下之人，是那一個就輕易曉得受垢受不祥為正言也耶？眾人之所愛者，淨與福也，與茲反矣。故曰：正言若反。)

任契第七十九章

和大怨，必有餘怨，安可以為善？是以聖人執左契，而不責于人。有德司契，無德司徹。天道無親，常與善人。

(此一章言大怨不可和，宜法天守道而天自祐之的意思。大怨，如鄰國累世征不絕，積怨深厚者，如此之類，豈可和乎？勉強求和者，是示之以怯而誘敵，其慘傷有不可勝言者。故所以道：和大怨者，必有莫測之餘怨，安可以和怨為善道哉？有德者則不然，是以聖人一味以天道自持，就如執左契一般，自有個不言不語的公道先生在那裏，要費多少口水與他說和調合耶？執右契者來，一見左契，自不言而喻，嘿自心休也，責人奚為？故有德的人，惟主契若昏；無德之人，唯主徹察察。天之道，不言而善應，不爭而善勝，常恢大而無失。不疏遠惡人，而惡人自疏遠，必無餘殃；不親愛善人，而福祐自歸，善人必有餘慶矣。《詩》

曰：「皇天無親，惟德是輔。」此之謂也。季而謂：執左契，如展喜犒師見齊侯，齊侯曰：「爾國何恃而不保聚？」喜曰：「恃先王之命。成王盟曰：『世世子孫無相害也。』載在盟府。我邑不保聚者，恃此耳。」齊侯乃還是也。展喜不唯能執左契，而且善處不爭之道矣。)

獨立第八十章

小國寡民，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，使民重死而不遠徙。雖有舟輿，無所乘之；雖有甲兵，無所陳之；使民復繩結而用之。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。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。

(《漢書》詔天下吏舍無得置什器。顏師古曰：「五人為伍，十人為什，則共器物，故通謂什伍之具為什物。」不用者，無往來，免儲待，省徭役也。舟輿甲兵，舉其重者言之。樂音洛。望音忘。相望、相聞，近也。道足則無事咨詢，財足則不相乞假。此一章言國大事煩，民姦吏詐，為民上者宜復古風以為政的意思。小國則政不煩，寡民則俗尚質。使有十人所共什器，百人所共伯器，而無所可用。使民樂生遂性，能重死而安土，無求不遠徙焉。上既無為不擾，下既安土尚質，雖有舟輦什伯之器，不相往來，亦無因可乘。雖有甲兵，民各重死，不相防害，亦無因可敵。能如此，庶幾可復古也。使民尚賢而不尚文，捨棄書契之俗，而復用古結繩之風。各自耕自食而不嗜味，各自織自衣而不營為，各安分居處而不好奢泰，各逍遙善俗而不事塵囂。鄰國不遠，目相矚望，而對境無心。雞鳴犬吠，耳相聽聞，而諠譁不入。民心淳朴，不詐不求，有終其天年而無相來往者。其上古之風，人人相忘乎道術，乃如斯也。)

顯質第八十一章

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善者不辯，辯者不善。知者不博，博者不知。聖人不積，既以為人己愈有，既以與人己愈多。天之道，利而不害。聖人之道，為而不爭。

(此一章言不積之道，原從性分中流出的意思。老子道德五千言，誠信實體道之言也。言言咸從心地流出，非飾說也。設使華而不實，人豈崇信之哉。誠至善契理之言也。言言俱自性分中來，非言議之可及也。設使擬之而後動，議之而後言，又詎能善後于今日，而自天子以至于庶民，咸得而溥利之哉。此五千言也，只可以嘿會，而不可以智察。世智辯聰者流，欲苦其心志以求通，紆之甚矣。嘿契此道者，順理自然，而非博學。廣博以求通者，執文拘字，杜蔽悟機，而反不知也。此五千言也，豈是博采積學而始言也耶。殊不知皆聖人不積之言也。不積者何，若沖而已。若沖則大盈也。盡底以為人君，佐人君為堯舜之君，己愈有而不竭。盡底以與斯民，拯斯民為堯舜之民，己愈多而不欠。寧有限量哉。斯不積之道，即天之道也。唯利養萬物而不傷害，斯不積之道，即聖人之道也。唯為無為而不爭競，斯不積之道，所以為玄為妙，為天下貴矣。)

(瓊水季雲胡嚹　擬　聖公道德經註解頌云：「厥惟猶龍，玄著超超。代爭箋譯，家樹幟標。譬彼堅白，同異互囂。　我師藏眼，抉微洞要。發蒙啟覆，日月為昭。假漢帝而研覽，奚河上之問遙。」)

道德經順硃卷下(終)

聯絡我們

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